

**自然农法：我的生存之道----信步人生路**

川口由一 辻信一 著 肖俏 译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4年8月1日

书中对自然农法有详细的阐释，它不是完全没有人为的介入，而是介入的行动要与自然配合，而且是一种最低度投入人力的栽培方式，投入的人力张弛有度，讲究顺应自然。过程中，不翻耕农田，不破坏田中的生命。以川口先生的话来概括，自然农法是一种对自然的经营，是对有生命的作物们“顺之、应之、从之，然后任其发展”的一种尽量尊重大自然的栽培方法。

作者简介

川口由一，1939年生于奈良县樱井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践以“不翻地，不用肥料、农药，不以虫草为敌”为理念的自然农法。后来又自学中医，从医学和农业两个方面经营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创了以“奇妙的田之会”、“红眼睛自然农学习班”为主的学习场所，在全日本推广自然农法。著有《站在奇妙的田地上》(新泉社)、《自然农法：我的生存之道―信步人生路》(与辻信一含著，大月书店)。

信一，文化人类学者、作家、环境保护行动者。他在日本之外生活过16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自1992年始。他在横滨的明治学院大学的国际研究系教学。

目录

**第一部 追求美的人生**

战争和家人

幼年时代

成为农家的继承人

梦想成为艺术家

学会辨别美丑

自然农法遭到母亲的反对

用自己的方法实践自然农法

迟来的金钱回报

孩子出生

**第二部 自然农法已然成为生存之道**

土地是生命的历史

不“耕”而获

活得恰到好处

“知足常乐”的生存之道

百分百的自力，百分百的他力

不要让人生之道脱轨

生命之道，为人之道，我的人生之道

做自己的主人

不惧怕被孤立

幸福，你在哪里

**第三部 答案在这里**

战胜病魔，告别中医，获得自立

强悍，柔弱，病魔

不抛弃，不放弃

活好每一分钟

再谈强悍和柔弱

生和死都是对生命的经营

年轻人，答案就在你们中间

自然农法——我的生存之道

**后记**

**序**

社区伙伴   林志光

第一次与川口先生结缘，是在他位于日本关西奈良县的稻田里。时值初秋，稻谷刚开始转黄，川口先生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方式，向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访客打招呼：晨露犹在，川口二话不说，顺势把秧苗拨开，用手娴熟的往地里一挖，翻开那已经免耕30多年的土壤，黑乎乎的，稻子强壮的根系与一层层厚厚的腐殖土，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生命，美妙地混在一起。看着这里一棵棵充满生命力的稻子，我们顿时体会到什么是自然农法。

十分感谢本书作者“树懒俱乐部”辻信一先生的穿针引线，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本书的主角、另外一位合著者------川口由一先生，让我国的读者有机会分享川口先生过去30多年的人生日记，从自然农法的实践里，探索出自己一套独特的生存之道及人生哲学。

最近几年，随着一些可持续生活概念的兴起，例如城市农耕、朴门设计、共生经济、社区支持农业（CSA）等的传播，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生态有机农业，我们发现对自然农法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这本书的出版正巧赶在一个理想的机遇上。这并不是一本关于农法的工具书，农法的技术与其背后的哲学是一体的，不能分割来看待。在推广农法技术的同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做价值观的磨合。川口的自然农法也是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老子道家哲学“无为”的观点，认为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太多，他主张的自然农法也因此以“无为”为基础，归结到一点就是“无”字，一切无用论，即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不用农药。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作为礼物献给对探索自然农法感兴趣的中国同仁，希望在大家钻研农法的同时，能够作为“心法”的一点补充。最后，特别感谢肖俏女士精确的翻译，以及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对于本书中译本出版的支持。

**中文版前言**

辻信一

对我来讲，我们的这本书能够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界限而与中国读者见面，是一件非常开心和荣幸的事情。我们诚挚地希望大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在国际上的广泛努力中一起克服我们当今所面对的环境危机。

我们在这本书中提到：危机的年代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机会，能够从我们现在的“过度、过分”的生活方式转型到“知足、恰到好处”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转型只有在我们重新发现古代中国的智慧-----“避免走向过度，知道在哪里适可而止”时才是有希望的。最深刻的真理不是在某个远方寻到，而是就在我们身边。18世纪的日本哲学家三浦梅园曾经说过：“比起枯枝开出新花，生命力旺盛的繁殖上盛开的花儿其实更让我们惊讶。”生命是一个奇迹，它永远都是希望。

正如蜂鸟的故事所表达的------蜂鸟不断在喙里携带一滴水飞往燃烧中的森林------总有一些事情能够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就好像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情形下依然抱有希望。我坚信：希望永存。

**前   言**

辻信一

2010年8月底，在奈良县樱井市缠向遗迹的发掘调查现场，站在我旁边的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川口由一先生。破纪录的酷暑余威未减，毒辣的太阳闷声烘烤着大地，发掘工作正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而这个场景，据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极其关注。因为这个在从2009年开始的发掘调查中被发现的遗址，很有可能就是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经的宫殿。“如果能为邪马台国究竟在哪里这个已经持续了100年的争论画上休止符，这无疑将是日本考古学界21世纪最大的发现”，带我参观的现场调查员查者头的汗告诉我。

他把土地所有者川口由一先生接来，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发掘的进展情况。川口先生只是听着，偶尔搭搭话，若有所思地盯着发掘现场。先生在思考考什么呢？是在想象1700年前矗立在这块土地上的建筑物，抑或是在回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历经艰难创立自然农法的峥嵘岁月？

而那时的我，却因为酷暑的炎热而感到头晕目眩。作为自然农法的发祥地，如果这里真是古代日本的发祥地话，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啊。

就在去缠向遗迹参观的那天，我登门拜访了川口先生。随后的日子里，从他田里的稻子刚刚抽穗的初夏，到已经做完脱粒工作的初冬，我又数度造访。您现在读到的这本书，就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对川口先生访问的一个整理和总结。遗迹的发掘现场紧挨着JR（译者注：日本铁道）卷向车站，而从卷向车站走路到川口先生家也不过才七八分钟。再走约五分钟，就是现在的“川口自然农田”。引往农田的水，来自国道对面隐约可见的茂密森林（据说是景行天皇陵园的古坟）。川口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可以说是日本作为农耕社会、阶级社会、国家而“蹒跚起步”的摇篮之地。

入秋以后遗迹的发掘调查仍在继续，据说一些足以改写日本历史的重大发现相继出炉。而对于我来说，通过数次的访问访谈已开始逐渐走进川口先生的世界。随着这种“走进”的深入，我意识到自然农法所具有的相对于日本史，甚至是世界史的意义在逐渐明朗。

现代化大潮的冲击，已经将今天的农业，从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逼至远离于那个世界的死角。农业也好，食物也好，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被来势汹汹的市场竞争席卷，随之陷入全球一体化自由贸易的漩涡中命悬一线。为了优化生产性能和提高生产效率，大量的农家被更大规模的农场吞并从而使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瓦解，农民及其子孙被迫涌向都市。农村俨然成了一个只对经济作物进行单一栽培的巨大工厂，留在这里的极少数人也沦为了机械、化肥、农药等工业资材的消费者，负债累累，对庞大的社会机制的依赖有增无减。

将这种急剧的变化变为现实的“罪魁祸首”正是化石燃料。廉价石油的大量使用，使得“一分投入，十分收获”的理念甚嚣尘上，被合理化，甚至成为一种主流思想。而贯穿于整个传统农业的“十分投入，一分收获”却正在被社会所遗忘。据说造成全球变暖的原因中，有近40%的原因直接或间接与农业和粮食生产有关。难以想象原本应该孕育生命的农业，却正在变成人类社会未来的最大威胁。

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农法意味着什么呢？这需要我们向抽丝剥茧一般，重新去审视农耕这个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原点。就像考古发掘一样，必须小心翼翼的去除掉堆积在文物上面的层层沙土。

把不必要的东西一点点清除后，农业的原形自然呼之欲出，这样一来，相信人类与大地的本来关系也会得到重现。

我第一次见到川口先生是在18年前，那时的我，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海外生活回到日本刚刚两年，正在为了自己“重新认识日本”之旅而奔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泡沫经济破灭的噩梦。我走访了很多这样的地方，亲眼目睹了长年的经济成长和现代化发展给这个国家的山川、河流以及人们的内心带来的巨大创痛。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正在萌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也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那个时候与川口先生的相遇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他的存在和教诲，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持续地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包括很多海外的客人在内，我已经带过很多人去拜访川口先生，还有很多采访，每次先生都鼎力支持，让我不胜感激。在我2001年9月出版的《慢的即是美的》一书的第一章，我提到了川口先生。在这里请允许我回顾一下。

去年夏天，我带着两位客人去拜访了奈良县的川口由一先生。他们来自澳大利亚的环境组织，希望能够亲眼看看正逐渐被海外所了解的“川口自然农法”的农田。川口先生跟往常一样，很认真地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农田，不撒农药，不用化肥，而且不耕种。在这块儿几乎看不到水，像森林般繁忙的水田里长出的稻子，竟然粗壮到足以让你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稻子。

参观结束后，仍然跟往常一样，我们来到不远处的先生家里与他共进晚餐。不依赖任何机械，仅仅靠人的双手给予帮助慢慢自由生长的粮食和蔬菜，迎来收获的喜悦，或与火共舞，或被腌制，最后变成美味爬上人们的餐桌。与快餐相反，这堪称一种非常精致的“慢餐”。在那天的餐桌上，川口先生给我和远道而来的环境活动家们讲了一些关于“为了答案而活”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是为了答案而活着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设置问题，从为了答案而活变成了为了问题而活，不是吗？”

比如说，环境运动。我们要致力于保护本地种子避免其灭绝，要保护濒临灭绝物种赖以生存的生态圈，要用法律约束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促进替代能源的发展，要保护原始森林。这些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是在面对环境问题的时候一个都不能少的对策，是非常有意义的运动。但是川口先生质问，我们列出这些问题并且想方设法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变得要以生存为代价。忙着要去解决问题，却将最重要的“生存”置之度外。

“现在的农民就是这样啊，过去是农民在生存之道的农业，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现在的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农业了。为了达成预定的收成和收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完全在受社计图的控制。所以，现在的农民，在撒种、插秧的时候都会感到不安，会按计划抽穗吗？会不会生虫啊？这种对未来的不安会一直折磨他们。其实，本来农民在撒种的时候不会感到什么不安的，因为安心，所以快乐，不被未来所牵绊，活在“现在”。其实在“现在”里自然过去和未来也存在。我说的为了答案而活，就是这个意思。”

过度追求增长和一位崇尚加法必定会在未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不安。相反，不耕种、不用农药、不往田里添加任何东西、不从田里带走任何、不以杂草和虫鸟为敌·······正是这种“什么也不做”的减法，才能给我们带来安心感。然而，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十年过去了，人们的不安和焦躁感有增无减，世界的危机好像也在时刻加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川口先生的理念在日本已经被传达给了成千上万的人们，那个十多年前萌发的幼芽，现在正像自然农田的稻子一样茁壮成长。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即将迎来它的转折点。在这样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重新审视自然农法是什么。关注川口先生的生存之道，听听他说的话。在这些话里，一定蕴藏着很多可以在大转换时代用于生存的智慧。

看一本书，然后开始行动，一边行动一边再看书。很高兴在本系列丛书第八卷，我们终于迎来了川口先生。

真心希望本书可以遇到很多的“有缘人”。

**第一部分 追求美的人生**

引言

辻  我第一次到川口先生府上拜访，应该是1993年。

川  啊，是的。

辻  那时候你母亲还健在。在前一年的秋天，我在刚任职的明治学院策划了一场题为“另一个哥伦布的500年”的国际会议，并邀请到了加拿大的环境科学家大卫·铃木作该会议的核心演讲。会议结束后，为了写书，我和大卫开始了遍访日本的旅途。在那次旅途中，应该拜访了您。我们从北海道到冲绳，将期间的访问及经历集结成了一本名为《另一个日本》（The Other Japan）的英文版图书,于1996年出版。那次旅行，我们访问了很多人，但大卫和我都对您印象深刻。现在想起来，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环境问题专家，大卫当时显然意识到了川口先生的自然农法所具有的世界史的意义。从那以后，我也作为环境活动家开始展开各种活动。虽然通过经常去拜访您，或是在关东见面，或是读您的著作，受到了很多启发，但是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坐下来，好好跟先生聊一聊。今天，这个想法终于付出实践了，我感到特别高兴。这次想跟您聊的，当然是以农业为主，除此之外，也想涉及一些与此相关的医、食、教育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现在，在年轻人中间对从事农业这种生活方式的关心急剧增加。对于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应该怎样面对今天这个时代，我也想和您聊聊这个问题，

川  还有关于艺术的话题吧！

辻  对！这个也非常重要。

## 1.1战争和家人

辻  那咱们先按时间顺序开始聊吧，您生于哪年？

川  昭和十四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所以对出生在战火中的我来说，对“战争是件不幸的事儿”是有切肤之感的。每当我们那个小村庄响起空袭警报，大家就会赶紧带上准备好的防空头巾，往横挎的布袋里塞点吃的，逃到地里的防空洞里。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难受、害怕，还有无法忍受的恐慌。我们兄弟姐妹5个尚年幼，靠祖母照顾。

辻  您是在这儿（奈良县樱井市，现川口宅）这是出生的吗？

川  对。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了。父亲因为视力的问题而免于参军，在家务农。因为父亲的姐妹的丈夫都当兵去了，在东京和大阪的家也毁于战火，所以他们就搬了过来，几家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辻  那当时一共住了几家人？

川 3家。我家有5个小孩，另外的两家分别是4个和5个小孩。十几口人就这样聚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战败后的第2年春天，我开始上小学了。学校很近，就在离家不远的卷向车站的前面。当时还没有那个车站，要坐电车的话，必须得步行到前面一个车站。那时候，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作为唯一的男人，他支撑起了这个由三个家庭组成的特殊大家庭。

辻  唯一的男人？

川  另外两家的父亲都撇下妻儿，死在了战场上再也没能回来。

辻  这么说来，在这个家庭里面，有1位父亲、3位母亲、1位祖母和14个孩子！看来当时您父亲真的是不容易啊。

川  当时大人们的情绪还是很低落的，这一点孩子们也感觉到了。所以，每天在外面玩耍嬉戏觉得特别快乐，但是就是不想回家。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当天黑了大家各自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总是内心充满了不情愿：“怎么就天黑了呢？”

辻  那种情绪的低落跟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有关吗？

川  也包括战争中的苦难，以及一种在战后四处弥漫的所谓“输了战争”的精神上的痛苦。

辻  但是一方面，长年的战争终于结束，我们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可以重新出发，当时您难道没有感觉到一种释放感和希望吗？

川  还真没有。我只是记得，战争刚结束那会儿，美国兵开着吉普车从我家门前经过，扔给我们巧克力和口香糖。所以孩子们总是沿着马路边站着等他们的吉普车······但是那会儿我又经常做梦，梦里头自己被美国兵端着枪道出追赶，追的无处可逃，枪架上了脖子，在扳机扣动的那一刹那从梦中惊醒······这种恐怖可能是源于当时的那种状况，以及大人们给孩子植入的一些观念。怎么说呢，我感觉那时的我们在被这种叫恐怖的东西渗透或者说污染······

辻  这么说来，童年时代的川口先生不太喜欢黑夜？

川  是的。战争年代都用煤油灯，比起电灯来，它可要暗的多。所以当后来用上电灯的时候，“这家伙居然这么亮”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暖气、空调啊，晚上就靠一个火盆取暖。什么都是灰暗的，亮堂不起来，内心也一样。

辻  您父亲也是生长在这里吗？

川  是的，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江户时代，祖上几代都是普通的自耕农，以租用土地耕种为生。后来由于战后实行解放农地政策，到了父亲这一代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人们每天都在为家庭的生计奔波和劳作，在我的记忆里，有他们辛勤劳动的身影，却从来没有一家人外出旅游啊、子女承欢膝下啊之类的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画面。

辻  家人之间会聊天谈心吗？

川  谈心之类的基本上没有。在那样的时代，能糊口渡过难关就已经耗尽心力了。

辻  讲讲您的兄弟姐妹吧。

川  我们家5个孩子，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是农家翘首企盼的长男。

辻  到家里来寄居的表兄妹们也像亲兄妹一样吧？

川  我们大都年龄相仿，在一起生活了9年后，樱井市为母子单亲家庭准备了住房······这算是日本福利社会的开端吧。两个姑姑中的一家搬到了那里，一家搬到了婆家的老房子，结束了三个家庭一起同居的日子。

辻  在同居的9年里，做饭是3个母亲和祖母的活儿吧。

川  那时候的农活全靠两只手，母亲也跟父亲一起下地干活，几乎不怎么待在家里，两个姑姑也一起帮忙，做饭主要是祖母负责的，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家里种的蔬菜和粮食都拿到大城市（大阪）去卖，大家为了讨口生活都不容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院子的角落里垒起了灶台，三家人开始各自做饭吃了。

辻  能讲讲您的母亲吗？

川  我母亲是隔壁天理市人，出生在一个职业农家。母亲生性安静，并不属于那种要积极地创造个什么东西来的人，只是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日复一日的履行自己的使命。

辻  您还记得跟母亲说过的话吗？

川  因为父亲走的早，所以跟母亲的话还算比较多。

辻  您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啊？

川  我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拉扯大，和祖母一起撑起了这个家，我也因此在三年后初中一毕业就做了农民。那时候跟母亲一起下地干活，母子俩经常聊天。在弟弟妹妹和姐姐们早早结婚，相继离开了家之后，家里就剩下祖母、母亲和我三个人了。而当年过90的祖母也驾鹤西去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辻  兄弟姐们们也都各自成家立业了嘛。

川  因为身在农家，知道农民的不易，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对农业有一种相当大的厌恶感。两个姐姐中学毕业后就做了学徒，谋了差事，嫁的婆家也不是农家。弟弟高中毕业后去了一所厨师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到现在一直从事着厨师这行。最小的妹妹高中毕业后马上就找到了工作，后来也结婚了。

## 1.2幼年时代

辻  从战后一直到后来的所谓经济高速发展期这一段时间里，自己身在农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川  战争刚刚结束的那阵子，由于粮食不足，大家都意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在农村，基于农业很重要，有长子的农家就该继承衣钵的这种传统想法促使仍然有一些农家让长子去念农业高中。我初中一毕业就下地干活了，但是很快粮食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以工业为中心的物质文明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角。

辻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转换期吧。

川  是的。那些上了农业高中的人也不再下田，开始另谋生路。农业的地位开始变得低下，练身在农家、长在农家的农民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整个社会仍然不重视农业。

辻  您的父母有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川  希望把自己的小孩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想法应该是没有的吧。作为父母，能糊口已经是竭尽全力，对于自己的孩子，没有别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好了。因为这样，孩子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得到了一种解放。

辻  也就是说不需要肩负来自大人们的某种希望吧。

川  就是这样，我的孩提时代尽情地、无所顾忌地享受到了玩耍的乐趣。和小伙伴们穿梭于山间嬉戏玩耍，留给了我无比美好的回忆，而且还在玩耍中自然地掌握了如何在大自然中运用自己的身体。

辻  那时候你们都玩些什么呢？

川  年幼的时候，就把田野、山上、小河、蓄水池、附近的寺庙都当成了我们的地盘，玩躲猫猫。上了小学后，就把什么拍纸画儿、弹子球、放风筝、扑克牌、谚语纸牌和双六之类的。随便弄根棒子就打棒球，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游戏都是天然而成。嗯，慢慢地，一些规则出现了，真是让人讨厌，比如说“不准在蓄水池里游泳”之类的。我可不管那么多，偷偷地跑去游，结果不知道怎么被发现了，于是第2天悲惨地被罚站在教室的最后面。还会去陵墓的小河边胡乱钓个鱼，下水游个泳什么的。

辻  陵墓就是指附近的景行天皇的陵墓吧，你们居然可以把那里当成游乐场啊。

川  因为那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完全可以自由出入。

辻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川  我们在玩耍中学会了游泳，学会了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包括自然界的常理规则。比如在河里游泳的时候，怎样才能不被水流冲走之类的。我家门前那条河里有鳗鱼、鲤鱼，还有鲫鱼和虾。虾会在晚上逆流而上，所以只要提前将竹筐口朝下架在河里，第二天早上肯定能捕到虾。祖母会把这些战利品做成美味的汤。夏天，我们在河边捉萤火虫、追赶蝴蝶和蜻蜓，等到雨过天晴后跳到河里捉泥鳅······

辻  那个时候你家门前的那条河应该不是水泥河堤的吧？

川  对，都是土和石头垒起来的河堤，长满了杂草，有些地方还垮了。我们在那里比赛看谁跳得远，或者并排站在河岸上看谁撒的尿最远······那样的玩耍非常自由。冬天河里会结冰，等到春天一来，我们就去挖野菜，感觉总是那么开心。

辻  蓄水池呢，到冬天变成什么样了啊？

川  一般到过年前，蓄水池里的水就会被放掉，因为这时候用蓄水池搞养殖的人已经把养的鲫鱼都拿去卖了换钱。我们小孩子就去捡留在池子里的蚌壳烧碳火烤来吃，还跑到山上去挖蕨菜，捡栗子、蘑菇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坚果······

辻  小时候已经开始帮大人干活了吗？

川  有时候放学回家后就去穴师山捡枯枝松叶之类的，满满一背地背回来烧火用。那时候一般都是家里自己碾米，用的是那种脚踏式的碾米机，踩踏碾米就是我们小孩子的任务。

辻  那时候帮家里干这些活有没有觉得苦啊？

川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5个，所以倒是没有觉得很苦之类的，好多活儿其实都是最年长的姐姐干了。

辻  您有过挨饿的经历吗？

川  虽然那时候吃的不好，但是挨饿还是没有过的。相反倒是有人到家里来乞讨：“能不能给点吃的？”当时还小，从心里面就觉得那些人好可怜的。自家种的粮食好看的都拿去卖了，留在家里自己吃的都是些看起来不好看的，当然吃起来其实没什么区别。但是吃的确实不好，我还记得那会儿老是喝粥，菜里面只有红苕藤之类的。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觉得不幸。不谙世事地就这么从那段艰难岁月里挺过来了。

辻  看来那时候基本上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啊。相反，我很想知道那时候都买些什么呢？

川  家里修个东西、补个衣服什么的，、都是父母自己搞定了······所以也就是过节的时候买点沙丁鱼、秋刀鱼之类的时令鱼尝尝鲜。村里有百货店，虽然里面从日用品到棺材，卖的东西可谓是琳琅满目，但是一年只有一次，父母会从那里给我们买回来新的木屐和白袜。我很喜欢那种拿到新东西时候的感觉，每次都很开心。

辻  那豆腐呢？

川  豆腐是隔壁村的人拿过来卖的，大酱、酱油之类的都是祖母和父母自己做的。他们做的大酱和酱油的那种香味非常特别，让我至今难忘。就算今天大家公认的美味的酱油也无法与之相比，味道完全不同。然后还买了什么呢······对了，还买了用来熬汤的鲱鱼干和鲸鱼肉干，非常美味。

辻  肉呢？

川  我们在院子里养了鸡，时不时地可以吃上鸡蛋，那时候感冒、生个病啥的，为了补身体，就可以吃上鸡蛋，母鸡不下蛋了，等到过节就杀了吃。父亲过世以后，杀鸡的活儿就由我来干了。虽然做不到像切泡菜那样，但也是三下两下就可以搞定······总之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尽量不花钱。

辻  这不只川口先生一家吧，当时村里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川  是的。当时村里有一台公用的榨酱油的机器，家里隔个好几年就去榨一次酱油。那种刚刚榨出来的酱油的鲜香已经深深留在了我的身体里，无法忘怀。那是一种真正的富足啊，看着榨好的酱油一滴一滴的掉下来，忍不住伸手蘸一点含到嘴里。往刚煮好的饭上撒些许酱油，就是无比美味的酱油拌饭，还有祖母做好红薯糖，卷在筷子上喂给我们吃。一群小孩儿围在一起满怀期待地看缸里有什么好吃的·····用砂糖给我们做一种叫蜂窝糖的点心，用米粉或是小麦粉做的烤丸子，还有把切成薄片的年糕晒干做成的年糕片······我能想起来好多好吃的，后来都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那些美味好吃了。

## 1.3成为农家的继承人

辻  我们继续往后聊，能讲讲您念初中时候的事儿吗？

川  我念的是大三轮初中，那个时候每天骑自行车去上学。初中一毕业，就继承家业当了农民。那个时候让小孩上高中好不容易普及到了一般家庭，虽然周围的很多人都得以继续念高中，但是我却没有念成。

辻  由于父亲过早过世，作为长子，您得帮母亲撑起这个家啊。

川  其实从上初中开始，就已经开始帮母亲干活了，每天上学之前用自行车把母亲从地里摘回来的蔬菜运到市场上去。

辻  学习这方面怎么样呢？

川  还算喜欢吧。还记得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升学念书”时，我难过得眼泪啪嗒啪嗒直往下掉，虽然在那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有多喜欢念书······随着毕业的临近，看着班上大部分学生都决定要升学继续念书，我心里那个寂寞、难过、委屈，真是五味杂陈。一年后，我开始上NHK的函授高中，上了一年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后来干脆报名去上了大和郡山的定时制高中。那些日子，白天在地里忙活，晚上去学校念书，日复一日······

辻  那个应该比函授念起来更辛苦吧。

川  是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时毕业后坚持去考高中”，但是当时的我并没有如此这般去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只是觉得“这也是没办法啊”，就这样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了农民以后，我发现其实可以边干活边学习，这样也可以承担起作为长子的责任。

辻  定时制高中是4年制吧。

川  我上了三年，实实在在地感到身心疲惫。正好在那个时候，除草剂、强力杀虫剂之类的农药和化肥开始出现，农业机械开始走进田间地头。我也开始购买耕耘机等用石油的机械来代替一直以来的手工操作，并开始使用杀伤力极强的农药。

辻  这些是由你母亲决定的吗？

川  我和母亲两个人决定的。那时候这已经是一种潮流，我和母亲只是随了大流而已。母亲是个喜欢效仿周围人做法的人，在引进机械和农药后，确实农活变轻松了，所以当然不管是我还是母亲和祖母，都一致决定购买更大的机械。当时的村庄还发挥着共同体的作用，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一起集体撒农药的情形。虽然也听说农药很危险，但是不管是我还是村民们都没有觉得害怕。我们戴着口罩，穿着塑料雨衣，拎起长管子洒农药，虽然遵守了基本的注意事项，但是还是缺乏一种对于危险的忧患意识。因为穿的是塑料雨衣，所以满身是汗，洒完农药后急急忙忙地赶去晚上的定时制高中，一到学校就上吐下泻，并开始发高烧。去医院检查，发现肝脏受损，被诊断为肝炎。

辻  那个时候您多大？

川  20岁上下吧。因为这个，我晚上的定时制高中只念了三年，便中途退学了。身心俱疲，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不允许我继续念书了。

辻  您说的身心的“心”是指学校的学习枯燥乏味吗？

川  两方面都有吧。与其说枯燥乏味，不如说是感觉不到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人生有何关联，我开始想：“难道我的人生就只能这样了？”虽然说当初确实是因为想学习才报名到这儿来的，但是学着学着我开始不清楚到底自己是为什么而学了。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因此情绪低落，以致无法正常学习，虽然是我自己选的路，却让我自己走得越发狭窄，了无生趣。

## 1.4梦想成为艺术家

川  在那段时间，那个从上小学以来就一直有的“梦想成为艺术家”的念头开始变得愈发强烈。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还记得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跟母亲去城里，看到文具店里漂亮的彩色蜡笔就一下子喜欢上了，一屁股坐到地上赖着非要母亲给我买了不可。彩色蜡笔一根一根整齐地摆在一个大盒子里，鲜艳夺目，漂亮得无法言说，让我欲罢不能啊······应该是从那个时候起吧，我开始憧憬那种通过接触美的事物而获取的愉悦。

辻  在学校有画画的机会吗？

川  在家在学校我都画。现在想起来，虽然是逃避现实，但是当我画画的时候，内心无比平静、非常快乐。“真想这辈子就这样一直画下去”，渐渐地我开始这么想。那时在定时制高中已经找不到人生方向，所以开始去大阪市立天王寺美术研究所上课，梦想成为艺术家。

辻  20岁从高中辍学，然后马上就去了吗？

川  没有，那是两年以后的事了。等到我的弟弟妹妹都毕业了才去的。我本来希望他们两个人都念大学，但弟弟去了专门学校，我一直等到他们两个人都毕业找到了工作才开始去研究所上课，周一到周六，每天带着便当，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6年。跟弟弟吐露心声，他跟我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吧”。

辻  但是您同时也在继续干农活，开始使用农药，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川  因为一直在继续使用农药，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农药和机械，我只需要在农忙的两个月下地干干活儿，其他的都由母亲管。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也帮了我们很多，我才得以有时间去美术研究所。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是托了农药和机械的福。

辻  定时制高中和美术研究所的学费是怎么解决的？

川  不管是高中还是研究所基本上都没有学费，花费主要是交通费。但是由于当时家里购置了大型农机，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为了凑钱买耕耘机这样的农机，在去美术研究所之前的两年间，我利用农闲去做了线路零工。终于等到可以去研究所了，欢喜之余也面临金钱方面的困窘，所以开始在大阪市内一个星期打两次零工。工作内容主要是前台接待和给经理的办公室装饰插花。这份工作干了四五年。

辻  在美术研究所都学些什么呢？

川  一开始主要是学习设计，后来，我觉得绘画需要立体思维能力，所以进了雕刻般，进了雕塑班。用黏土做成裸体女郎再进行雕塑。一起在研究所学习的同伴们考进了京都和东京的艺术大学，我有时候去他们那儿观摩学习，或者一个人去逛美术馆。

辻  看来当时对学习真的是投入了很大热情啊。

川  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得画一手好画儿。那怎样才能画出真正的好画呢？我发现这关乎一个人的成长，而且必须得培养能“识珠”的慧眼，能分辨美丑，为此我一个人做了很多训练。但是实际上是我并没有走这条路，一个是因为能力不够，还有就是走这条路就意味着必须要成为名家并以此为生，我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这样，也不喜欢这条道。

辻  您能再详细讲讲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吗？

川  为了练就一双“慧眼”，在30岁前的十年间，我遍访各种展览会、博物馆、美术馆、神社和佛像，同时也有了一些机会接触到美术界的现实。举个例子，临近秋季展览会的时候，抱着学习的目的，我去做了一位雕塑家的助手。在展览会现场，我目睹了有人仅仅是因为是雕塑家的弟子其作品便得以入选。先撇开好坏不说，单就审美来说并不见得咋样，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画儿居然也能入选”，这对青年时代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因为这些事情，我发现这个世界被污染了，因此魅力荡然无存。最终幡然醒悟：被人评判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毅然决定“我才不要摄涉入这个与俗世无几的艺术界，我的画儿的好坏美丑，由我自己来评判。感受艺术的真谛，过拥有真正意义的人生”。因此，我选择了一条不以艺术为生，而让艺术充满自己一生的道路，艺术从此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辻  在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有没有给您巨大影响、成为您灵感源泉的人物？

川  虽然没有具体的哪个人，但是我观摩过太多的作品，透过这些作品或者作者们的言行和生活方式，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终于明白，艺术的本质是“分辨美丑，远离丑恶，与美共生”。而大多数现代艺术，却是一种丑恶的极致呈现。你去美术馆，会发现里面挂满了现代作者们的丑陋的作品，评论家们却盛赞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极具个性。无论是作者还是评论家，都没有触及艺术的本质，而是颠覆价值，让这个世界混乱。

辻  “让这个世界混乱”指什么？

川  拒绝美，并赋予丑价值，如果这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时代的特征根植于思想，错误的思想必然让人们情绪低落、精神萎靡，从而造成这个世界的混乱。下一代如果继承这种价值观，势必让错误和丑陋继续蔓延。我们必须纠正这种价值观，不仅仅局限于艺术，还包括农业、人心、精神以及人生的道路。人类必须明辨美丑。于是，我开始了我的探寻艺术本质、充满艺术美的人生之旅。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艺术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会穷尽一生远离丑恶，追寻真的美，并让这种美具体呈现在我的人生中。只要一个一个的个体都旨在追求这样的人生，那么自然会形成一个和平的美丽世界。

辻  在一个价值观混乱的社会中，怎样才能明辨美丑呢？

川  辨别美丑对人性的养成、人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所谓的“美”和“丑”，其实是非常内在的东西。当今社会的很多人，不过是借艺术之名暴露了他们丑陋的心灵而已，用低俗的作品污染着整个社会。我们应该将丑恶所在我们的内心，远离它，不被她迷惑，崇尚美好，以善为好。画美好的画，制作精美的雕像，写诗······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满美好的艺术。使自己的人生成为美好艺术，练就这种基本能力，实际上就是人性的养成。要想明辨美丑，那就得不停的看、观察。不停地问自己，“美”是什么，“丑”是什么，通过对自己内心的美与丑，他人的美与丑，美好的和丑陋的作品的判断来练就自己那双能够识别美的“慧眼”。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喜欢美好的事物，拒绝丑恶，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热爱美好，从善而悦的一面。

1.5学会辨别美丑

辻  您拥有成为艺术家的理想，但一方面在现实中您又必须从事农业。这种落差是否给您带来很大的失落？

川  是啊，总是被失望和自卑包围。画不好画儿。每当也没能力分辨美丑在我20岁出头的那几年，有时也会画出丑陋的话，每当这个时候会就会感觉自己无药可救，非常痛苦。成为艺术家的道路一片黑暗。但是“要摆脱痛苦，辨别美丑，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当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潜心练习之后，慢慢地感觉看到了一些光明。我看到了之前自己非常推崇的画家作品中的丑陋，发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得意之作，充满了固执和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不过是流于表面、徒有形式的下作而已。

辻  意识到这些是在您而立之后吗？

川  是的，是30岁的时候。我25岁到30岁的这几年一直是在比较迷茫和混沌中度过的。

辻  关于您的这次人生的转机，能再详细地讲讲吗？

川  在人生的道路上找不到方向，迷失自我，以至于感觉到无法再生存下去，我不想再用除草剂和农药，不想再画丑陋的画儿，我要远离错误和丑陋的东西，所以我决定不再去美术研究所上课，回归到自己平实的生活中，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获取滋养。

辻  不想再使用除草剂和农药，要远离丑陋的东西，当时在您的心中，这两种想法同时存在呢。

川  是的，虽然这两者都关乎我自身人性的问题，但是真正付诸实践，远离农药要比远离丑陋晚了8~10年。在我20岁出头的那几年，追求物质和名誉的“自我”和想远离这一切的“自我”重叠交织、浑噩度日。一方面不知道画什么好，丧失自信，甚至开始讨厌自己。同时也对现代的艺术界失去兴趣，决心不涉足。于是开始关注自身的成长发展，在家里自己搭了个小小的工作室，干完农活就猫在里面，做雕塑、画画儿、看书，这样优哉游哉的生活一直持续了10年左右。而直到我38岁还一直在用化肥、农药。

辻  之后身体状况怎么样？

川  30岁那年得了黄疸，肚子里面积水，人整个都肿了。到了36岁，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因为肝功能受到了严重破坏。

辻  您当时没有意识到，身体上出的这些状况都跟农药有关吗？

川  没有意识到。还记得在医院用针筒将肚子里的积水抽掉的时候，大夫说了句：“老是这样子抽肯定对身体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啊，又不知道病因是什么。”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我们似乎只能过这样一种永远不知道原因的生活。

辻  这附近有很多寺庙，您那时候对佛教艺术感兴趣吗？

川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当时还梦想成为艺术家，经常去。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我观摩了各个时代的佛像和建筑物，为了养成我的“慧眼”，我不停地观摩各种佛像、佛画和壁画，积极地去鉴赏各种艺术作品，然后再把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辻  您喜欢什么样的佛像？用“喜欢”、“讨厌”这样的字眼会不会不太恰当？

川  喜好和辨别美丑是两回事儿。紫罗兰很漂亮，莲花也很漂亮，两种花都很漂亮，但是喜欢哪个因人而异。而美和丑的区别，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所有人共通的。艺术的基本就是辨别美丑，远离丑，创造美。当然，看的人也要不断擦亮自己的眼睛来发现美。说到佛像，我为了培养自己的艺术眼光，鉴赏了大量的佛像。我觉得鉴赏佛像其实就是阅读佛师的人生，与缔造佛像的师傅相遇。我非常喜欢飞鸟时代的佛像，觉得他们堪称佛像中的经典，而这其中的翘楚要属据说是中国后人的止利佛师的作品，名刹法隆寺的飞鸟时代的佛像就是出自他手。释迦三尊像、药师如来、观音菩萨以及中宫寺的如意轮观音菩萨等是他青壮年时期的作品，从他老年时期作品的百济观音上，已可见一种觉悟之道。而飞鸟寺的大佛则是他青年初期的作品。像这样，通过鉴赏佛像可以见证一个佛师的成长过程。在奈良时代初期的白凤期，出了很多崭新的略带青涩的作品，比如说法隆寺的梦达观音和药师寺的圣观音菩萨立像。到了天平时代，有与佛寺的阿修罗像和圣林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它们都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我非常喜欢。当然也存在一些虽然被国家指定为国宝却俗不可耐、丑陋的作品。到了镰仓时代，康庆的两个儿子运庆和快庆横空出世，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但与飞鸟时代的止利佛师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差距。

辻  我最近有机会经常去韩国，在那里着实感受到了高句丽时代、新罗时代和百济时代艺术的巨大魅力。

川  这样啊。我也非常欣赏充满了韩国古人精炼艺术性的佛像和陶瓷器等，被他们那种由隐藏在民族性后面的宗教观所培养出来的美丽细腻的精神性深深吸引。人本来就是不往外扬丑的动物嘛。

## 1.6自然农法遭到母亲反对

辻  川口先生去美术学校上学或者去出去写生的时候，农活都交给您母亲了吧。您母亲和周围的农户一样，很自然的使用农药吗？

川  对，是这样的。母亲是一个喜欢效仿周围人的人。迄今为止，母亲总共有两次对我作出的决定表示了反对。一次是我20岁的时候决心当艺术家，另一次则是我要搞自然农法。第一次反对的时候，他撺掇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劝说“艺术哪能当饭吃啊”，想让我死了这条心。但是我并没有妥协，结果在我外出的时候，仍然是母亲替我打理家里的。对于母亲来说，到底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就算反对也一直陪在我身边。后来我采用自然农法时，母亲觉得很“丢人”，都不敢出门，整天在家里睡觉。的状态持续了10多年。

辻  原来如此，原来还有这样的陪伴方式啊。

川  我二十几岁时候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去美术研究所上课和到处游走。那时候一边打零工，一边去逛各地的美术馆，或者背上画板去写生。对此母亲也相当反对。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身上又没有钱，只有一个背包加画板，我就这样去了东京和其他很多地方。其实这样是很让母亲担心的，而且也让他倍感孤独。还记得在东京的旅馆，收到妹妹寄来的家：“母亲很寂寞，夜里睡不着，状态不是很好，你快回来吧。”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我不想因为母亲而改变自己的人生，不管别人怎么说。母亲的寂寞从我离开家时她的不舍中我已看得很明白。舍下母亲，去穷游四方，常常不知道今晚的床在哪里，明天的饭在何方。我又何尝不留恋家和母亲呢。但是我只能告诉自己：我必须打败这种孤独。尽管这样，遇到农忙插秧割稻的时候，我还是得回家来帮忙。30岁那年的10月，我回家割稻子。坐火车从关东经过京都，当列车驶近大和盆地的时候，映入车窗的是整面整面黄灿灿的稻田。我被那样的景致深深打动了，幡然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里才是我所追求的平静生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次旅行将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从今以后我不再远游，要在这儿继续我的生活，一辈子。

辻  能不能再回忆一下您的这次最后的旅行？

川  那时候，想让自己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大，想开阔自己的视野，想充实艺术方面的学习，想让自己更加饱满的成长，我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些“想法”而生的，每次短则一个星期，长则两个月左右。但是因为还是受到家里插秧、割稻的牵畔，曾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无法忍受总是受制于家庭的那个软弱的自己，甚至想过抛弃家庭和田地，一把火烧了稻子，逃往一个更有挑战性的地方去奋斗。

辻  烧稻子！想不到川口先生你还有过这样的想法。

川  那时候我认为：“因为自己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庭和土地，所以过分依赖它们，导致我不能变得足够强大。”如果不把自己置于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中的话，自己的人生将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在我迈入而立之年的那个秋天，在最后一次旅行的归途中，我终于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了土地，我才得以有强大的生活根基。而且，以土地为生的这条路其实是很更难走的。对于懒散、喜好安逸的我来说，这里可能更容易让我沉湎于安逸，但是越是这样的环境越有利于我严格要求自己。决心走艺术之路的20岁的我，暗暗为自己定下了“避开安逸，选择困难”的方向。

辻  而且走这条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挑战。

川  是的。我决意在这种毫无变化、单纯反复的农业劳动中实现自己的艺术人生，而且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这样的农耕生活。在每日的辛勤劳作中，一点点的实现自我成长。生活方式也自然得由外转变为向内。当我就这样在自己的故乡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时，《朝日新闻》开始连载有吉佐和子关于“复合污染”的一系列文章（1974年）。我读了这些文章后才发现原来农药这么可怕。我甚至因为恐怖只看了几期就没法再往下继续了。于是我决定不再使用机械和化肥农药，因为“不想继续做错误的事情”。我开始做自然农法的时候正好38岁。

辻  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川  36岁的时候。两年后我38岁的时候，大女儿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开始搞自然农法，接着39岁时大儿子、42岁时二儿子相继出生。做自然农法做到可以收获稻米和蔬菜，我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没有任何收入，还要养家糊口，可以说是非常困苦的10多年。但是在我的内心，对于这一段艰苦岁月却没有一丝后悔。

辻  基本上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吧？

川  是的，我们在生活上尽量做到不用钱，但是有时候还是需要用钱。比如说，我开始做自然农法的第1年，家里还有头一年的陈米可以对付，第二年米吃完了就得买。再比如说，随着小孩一天天长大，他们的教育费用也在一点点的增加。

辻  这些开支需要的钱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川  一点点地变卖家里的东西。其实家里也没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只得把祖父母、父母祖先积攒下来的土地之类的家业卖掉，才得以熬过那段艰难岁月。

辻  您做的自然农法跟当时周围的农户们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您有没有因此感受到亲戚、家人以及邻居们的反对和阻挠？你有没有因此而动摇过？

川  这是自己做的决定，当然从来没有动摇过。来自邻居们的抵制倒不是很强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有埋怨和非议。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扰是母亲的反对和她病倒在床。“你这样做迟早有一天会吃不上饭的，这样怎么对得起祖先？村里人都在等着看笑话呢，就算妈求你了，别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吧!”

辻  你决定要搞自然农法的时候，跟母亲商量过吗？

川  我不习惯跟人商量来决定自己的人生。在此之前，我遵循母愿，放弃继续念高中而继承家业成为农民，然后又随大流采用机械化和农药化肥。也就是说我当时走的是一条很被动的、随大潮的路。但是，对于我的弟妹，长兄为父的我总是鼓励他们：“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你们想念就一定要念下去！”直到他们都工作了，我才开始为自己着想，真正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路。到那个时候为止，我自认为尽到了作为一个农家长男，对家庭、村庄、亲戚的责任。

辻  对村庄的责任指的是什么呢？

川  作为农家在农协里面要做一些事情，还有村里的红白喜事各种庆典都要出力帮忙。当时还实行土葬，我还帮死了人的人家去挖过坟呢。但是自从我开始搞自然农法了以后，就决定不管是村里的事还是亲戚的事，自己都不再搭手了。我也想专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辻  您妻子呢，对您搞自然农法什么态度啊？

川  她也赞成不用农药。她长在城市，一直关注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所以非常支持我的做法。问题是我母亲，她长时间来一直强烈反对。由于我不顾她的反对执意继续搞自然农法，母亲便不下地了，后来连家门也不出了，最后竟然卧床不起了。那时候他一出门，就会听到邻居这样那样的议论：“你们家儿子没事吧？看看你们家地里的草都长成什么样了！”后来就算听不到这些非议了，她也老往这方面去想。确实，在最开始的三年，我种稻子都失败了，田里都是草，看不到稻子，菜地则更是反反复复折腾了10年左右。这些让母亲感觉抬不起头来，她甚至把所有子女都叫回来，说“自己活不长了”。

辻  真的是很强烈的反对啊。

川  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有一天居然直挺挺的倒在了浴缸里。我把母亲抱起来，放回床上让她安睡。说实话，当时我抱着她，真的是觉得比起自然农法来，母亲的状况更加让我觉得困扰揪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会将母亲逼上绝路······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但是仍然没有因为让母亲放心而放弃自然农法。那时候始终在我脑里挥之不去的是这两句：“我的人生是最重要的”、“天无绝人至路”。

## 1.7用自己的方法实践自然农法

辻  能讲讲您刚开始搞自然农法的一些事情吗？

川  我当时有当时有将近7000平方米的土地，一下子全部不用化肥和农药，连烧石油的农机也扔掉了。那个节骨眼儿，正是大家都忙着将耕耘机换成更大的牵引机的时候。

辻  在自然农法这个领域，有像福冈正信先生这样的拒绝近代农业的先驱者们。您从他们那儿得到过什么启发吗？

川  我看了很多书，了解了福岗先生和冈田茂吉先生的自然农法及藤井平司先生的天然农法等，还去听过福冈先生和藤井先生的演讲会。我也算是农业方面的行家，在看这些同行们的书、听他们讲演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观点和他们不同，所以我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开始来做了。

辻  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您当时有自信一定能成功吗？

川  是的。我觉得如果这样做我一定会成功，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就一直做下来了。

辻  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自信？能再具体讲讲吗？

川  福冈先生的那次演讲会，我只记得他说的黏土团子、品种改良专利和一些自我赞美的话了。当我鼓起勇气提出要求“能给我们讲讲自然界的事情吗？”“自然界的事情谁谁都不明白，但是我们明白那些不明白的事”------先生的这番似答非答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感叹去听真是浪费时间。藤井先生的那个讲座呢，只是提出和福冈对立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有深度的内容。“我不想变成他们这样”，感谢这两位让我确立了自己的为人之道。在我看的这些书中，很多都提到了“不耕作”，每每读到这里，“原来这样啊，确实是这样的呢”，我都有茅塞顿开之感。自己的地里也经常会看到同样的情景，所以我很快意识到没有必要耕作，而且对此很确信。比如说，把割下来的草堆起来，下面就会变得软软的。或者说田埂道因为有草根不仅不会垮掉，而且不硬。如果拔掉草，美丽草根就会垮掉。因为发现不耕作的话，土会变得越来越软，所以我很清楚个中原因。但是福冈先生提出的“不除草”的观点，我却觉得在实践操作中是不可能的。不除草不可能种出稻子和蔬菜来，至今我仍这么认为。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另外，在雨水充足的日本，福冈先生创造的“黏土团子”其实也没有用的必要。对所有的作物都直接播种不行吧。所以，所谓“不耕做，无农药，不除草”，就可以“亩产800公斤”是完全不可能的，简直是天方夜谭。

辻  关于这个能不能再详细地讲讲？

川  日本经常下雨，所以完全不需要用，“黏土团子”来确保水分。而且为了避免紫外线照射而专门做“黏土团子”，耗时耗力不说，没什么意义。显然，有要进入土中才能生长的作物，只要撒到土上面就能自己生长的作物。比如说。像稻子和菠菜这样的外面带皮的种子，必须要钻到土里才行。也就是说不把它们弄到枯草的下面，而只是撒到草上的话，种子是不会发芽的。还有的作物，你必须得根据它的特性，小心翼翼到撒种。还有，在种子们刚发芽还比较娇嫩的时候，是敌不过杂草的。所以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必须把他们旁边的草拔掉，或者割掉周围的草等。

辻  您从一开始就没有尝试不除草式种田呢。

川  是啊，因为我觉得不除草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会把还比较弱小的作物旁边的草拔掉，等它们长大一点点了，再把旁边的草割掉。但是又不能把草割得太多，只割撒了种子的地方。但是我的地面积大，直接播种根本搞不过来，因为刚拔掉草的地方不久就会又长出草来。结果那一年我的9亩水田全军覆没，颗粒无收。无奈中只能拨开草丛，将种子一粒粒捡起来作来年之用。菜地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头三年完全以失败告终。那时候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在经过3年的失败以后，我决定改用苗床培育秧苗。在把秧苗从苗床移到田里的两个月里，只需要在头一个月将草拔掉，插完秧后一个月左右的秧苗非常柔弱，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把他们周围的杂草都割掉，使其可以更加茁壮地成长。这以后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了，只需坐等从自己的这个杂草、小动物和庄稼和谐共生的地里收获粮食就可以了。

辻  原来如此啊。

川  我逐渐的明白：在秧苗还很弱小的时候，要帮他们把周围的草除掉。再或者因为所有有的作物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必须根据它们的特性为其创造一个适合生长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方面擅自确定一种模式。

辻  可不可以理解为“先确定一种普遍的做法，然后再吧它强加于各种作物”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川  是的。我们谁都不知道下一秒自然界会发生什么，它总是在发生变化，而且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东西。每种作物的特性也是各自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确定一种统一的方法或者形式，让所有的作物去适应它。田地的状况也在发生着变化，我曾经遇到过这一年用这种方法收成不错但是第二年却适得其反这样的事情。成功地培育出一种作物，稻米我花了3年的时间，蔬菜更是耗费了我长达10年的时间。首先掌握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然后在此基础上，了解掌握每种作物的性质、土质、气候及生长环境，只要做到这些，其实每年都从田里获取收成并不是一件难事。其实这跟我们从大自然中的森林和大山那儿获取资源是一样的，当作物还是很弱小的时候，需要我们为它们的生长扫清一切障碍，打造一个适合他们健康生长的环境。只要做好这些工作，之后基本上大多数的作物都会茁壮成长。所以说初期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当作物幼小的时候，必须要保护它，但过了幼小期，最好是让他们跟杂草、小动物等各种生命体一起共同生长。

辻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做有机农业和无农药农法的实践，基本上刚开始的两三年大家都做得很辛苦，可以说举步维艰。有的人说这是因为之前的农业把土地伤到了，要想让土地恢复如初当然需要时间。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川  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跟做的人的能力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如果肯花心思下功夫，是完全可以在第一年就获得好收成的。我因为能力有限，加上又没掌握好各种顺应自然界发展的技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

辻  是正如川口先生所说的“土地实际上是各种残骸的堆积”，要形成这种“堆积”，肯定是要花时间的。对于那些从化学农业中挣脱出来的人们来说，，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个转变恐怕还是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个挑战吧？

川  是这样的，所谓“残骸的堆积”，其实跟森林和大山变成资源的宝藏需要漫长的时间是一个道理。虽然我在头3年失败连连，但是确实有第一年就获得成功的人。开始因为土地比较贫瘠，所以用草、米糠、菜子渣和麦麸之类的一点点做补给的话，一般作物都会健康成长。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然界的作物们，并不是只靠水田的养分，还需要阳光、雨露、空气的滋润才能健康成长。只要不耕种、不破坏水田这个生长环境，它变成富饶的生命温床是不需要太多时间的。事实上也有人在冬天的时候洒了一些米糠做了补给，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插秧，结果第一年就大丰收了。

辻  真的吗！才第一年就丰收了？！

川  只需要你稍微下点功夫，所以是不存在所谓“必须做好准备做自然农法开始好几年都没有收成”这样的事情的。失败是因为不了解怎样去适应作物的特性和土地的状况，只要把握好插秧的时机和灌溉水的多寡，在此基础上再稍微打理一下即可。这跟养育人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还需要判断作物是否适合现有的气候、土质、和环境。做自然农法的话，土地的状况年年不同。传统农业因为是在半沙漠化的地方用化肥农药培育作物，所以每年的生长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自然农法的农田不同，我刚开始转向做自然农法的时候跟30年后的今天相比，完全是两个样，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由于每年的冬草和夏草的堆积，我的田已经变得相当厚了。所以在插秧的时候，就不能像30年前刚开始做那会儿那样轻轻地往土里一插了事，因为土上面已经有了一层厚厚的枯草，必须拨开草丛插秧，下面是枯草的腐烂残骸，再往下才是土壤。如果插秧的时候深度把握不好，稻子是长不好的。当年刚开始搞自然农法的时候，只需要在插完秧苗的地方盖上一点草就可以了，但是10年过去后，草越长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腐烂的枯草层，所以这个时候不把秧苗周围的草除掉的话，它们就会压迫秧苗阻碍其生长。又如插完秧后田里的水太多、太深、时间太长都不好，因为这样枯草会迅速腐烂造成营养过剩，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生长障碍致使秧苗的根烂而死掉。另外根据实际情况控制水的多寡也非常重要。

辻  现在川口先生的田里看不到水啊。

川  在我开始搞自然农法以后差不多过了10年左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连续几天把田里放满水至田埂后，腐烂掉的有机物产生高浓度的沼气和养分，使得秧苗的根都腐烂掉了。那时候我还美美的想：“田里环境多富饶啊，今年肯定丰收。”但是却发现完全没有分蘖（水稻和麦子等禾本科植物在地面以下或接近地面处所发生的分枝），茎也一点没长。我感到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在想了很久以后，终于发现原来是因为营养过剩使得根不能正常发育。不耕作、不用化肥农药、不以杂草和鸟为敌，在坚持用这种栽培方法10年后，我发现一直以来都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始不灵了，因为农田的状况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不可能确定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不除草的时候行得通，有的时候却不行。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田里都少不了草的存在。当稻子开始抽穗的时候，旁边的杂草们也必须一起开花结籽。水田里不能只有稻子。

辻  此话怎讲？

川  就像地球上不可能只有人类生存繁衍一样，水田里不可能只长稻子，菜地里也不可能只种卷心菜，这样它们并不会健康地生长。所以，在田里各种杂草和小动物们一起生长，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存活半年，死后的残骸又将孕育其他的生命。杂草们春天发芽、开花、结籽、结束生命，为农田创造出一些新的成分，使其变得更丰饶。

辻  川口先生的农田，好像不管是插秧黑市收割都比别人慢吧？

川  插秧一般在6月末，收割则大概是11月前半月的时候。当气温降低开始下霜的时候，正是水稻最后的黄金孕育时期。这个时候，田里的杂草正是茂盛，我我得开始收割水稻。我得开始收割水稻。只有当我们能掌握季节的变化并且能享受其他生命的恩泽时，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水稻。最近日本不管那儿都早早地就开始收割，没有完全接受老天爷的馈赠，真的是太可惜了。自然农法是一种对自然的经营，是对有生命的作物们“顺之，应之，从之，让后任其发展”，这样我们才能从大自然那儿有所收获，并持续这种状态。所以可以说，自然农法是一种尽量尊重大自然的栽培方法。

辻  （顺应）这个词，好像最近人们都不太用了呢。

川  对于人类来说，正如“靠近”这个词一样，我们会用“紧跟”，但是在自然界却用“顺应”。比如说顺应作物的性、顺应土地的性质。虽然因为不是原始的采猎生活，必须得经过人手进行栽培，但是这是一种最小限度投入人力的栽培方式。虽然投入人力，但是张弛有度，讲究顺应之道。

辻  这跟西方，或者说现代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呢。“顺应”这个词真的是非常重要，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说成“不逆之而行”呢？

川  是的。取“逆反”的反义。当我们知晓了万物世界中的个体生命们应该在怎样的一种环境里才能得到健康成长后，必然会发现到今天为止人类其实做了很多多余的事情。要进行这样的一种反思，就必须了解这个万物世界。了解这个世界里，生命是因什么而存在，又是怎样持续、繁衍的。只有我们真正了解了每个生命个体及这个个体世界，才能做到正确运用知识和头脑来顺应之、呼应之，然后任其发展。

## 1.8迟来的金钱回报

辻  在您开始做自然农法的十年间，您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候在经济上想必出现了日渐拮据的状况吧。

川  那时候异常地困窘啊。每当妻子抱怨“老公，我们又没钱了，快活不下去了”的时候，我总是安慰她“我们不是还活的好好的吗”，然后一起撑过那段困顿岁月。

辻  那个时候您做自然农法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养家糊口？

川  做了差不多10年以后，慢慢地开始有了一些收成。但是规模很小，我的技术也不太成熟······现在做自然农法的职业农户，有的人做着15亩地，但是那时的我却做不了职业农户，家里能变卖的东西也卖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决定外出打工。

辻  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川  我因为是初中毕业，没什么学历，再加上快50岁了，能找到的工作只有每天结算的短工。当我偶然看到夹在报纸里头邻居的种子公司招人启事，我觉得这个工作“我应该能行”。

辻  种子公司！

川  非常地悲惨啊，每天在公司培育秧苗，经常搞得一身都是农药。

辻  啊！确实是很辛苦啊。

川  做了10年成这个样子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遗憾。虽然有想过可以边在种子公司上班边做自然农法，但是如果这样，我都可以想象得到自己将忍受农药的侵蚀，积劳成疾，终老一生。而另一方面光是靠在种子公司打工的收入也很难养家糊口，想到这些，我下定决心还是继续走这条已经走了这么久的路，我暗暗鼓励自己：肯定会做出个样子来的。打定主意后，我辞掉了种子公司的工作。

辻  “会做出个样子来”，具体是指什么呢？

川  起码我不会饿死在自然农法上。只要是正确的、真善美的、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就一定会做成。而且我发现：其实在基本生活完全无忧的情况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反倒很很难。我们先要培养自己做正确事情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做到诚实、坦率、谦虚，那自然会有所收获，周围的人也不会袖手旁观，反而会伸出援手。正好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出版社的石垣雅兴先生，开始在一个叫《80年代》的杂志上连载关于自然农法的内容。连载一直登了两年。在1990年将它们集结成一本叫《站在田间地头》（野草社出版）的书出版了。

辻  那真的很棒啊，“会做出这样的样子来”，这句话马上就开始变成现实了。我想知道您那个时候还在继续搞美术吗？

川 自从我48岁开始搞自然农法和中医学习会后，就再也没有画画儿了。但是在那之前，艺术已然成为我自身成长，或者说我人生乐趣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我画画、写诗、做陶艺，遍访神社寺庙、美术馆、博物馆和考古馆去探寻历史，听音乐会，看话剧······那真是有艺术相伴的美好时光。

辻  听起来那是您非常快乐啊。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无论是对您的健康还是小孩的成长来说都是有益的。您母亲一直反对您搞自然农法，和她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

川  母亲卧床不起，总是念叨“太丢人了，活不长了。”

辻  一直都是这样吗？

川  对，持续了10多年吧。很漫长。到了第10年的时候，开始有人来我的自然农田参观，也开始搞学习会了，慢慢地已经开始有人对这个感兴趣了，我原以为母亲的想法也应该会有所改变，但是她却发觉这事儿让她抬不起头，“来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四邻五舍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啊。

辻  那当时川口先生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猜想应该是有过动摇的念头吧？

川  没有动摇过。这些其实和本质问题毫不相干的反对意见，反而让我确信做自然农法是一条正道，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当然，我不想再回到从前，最重要的是，时光无法倒流，我的人生不可能重来。

辻  但是您考虑到那个到处都是农药的种子公司去上班，想必当时也是相当拮据。但是您又辞掉了那里的工作，看来经济情况也并非没有因此得到好转。

川  那些日子，虽然没有收入，但是能和孩子们悠然的生活，做正确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美好的时光，感觉每天都很幸福，因为不用去理会别人的目光和评价······我们把从自家田里收获的小麦磨成粉做煎饼，做好米团子和面团子用火烤来吃，自己做豆腐和纳豆，酿酒（甜酒和美味的果酒）······我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很多农家才有的游戏。我们在田里打棒球，到处去捡貌似古代遗留下来的石器，爬山郊游······至于钱的话，那时候我确信只要好好地走自己的人生路，不走歪门，不入邪道，一些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方面的东西是自然会拥有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人缘、工作、环境、金钱，慢慢地都会有了。对我自己来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必要的事情，然后活得有滋有味。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应该是一种基本的生存之道。只做必要之事，不必要之事则不做，当然不能懒惰。不断地锻炼自己、磨砺自己，为了在需要自己的地方能做被需要的事情。只要掌握了必要的技术，拥有了一定能力，而且不断的提高作为人的素养，则一定会被需要。当你能满足这种需要，你就能生活下去，生活会因此而精彩。

辻  在开始做自然农法后的十年间，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川  为了和疾病作斗争，我慎重地选了一些中医方面的书，开始自学中医。这跟我开始做自然农法正好是同一年。

辻  您学中医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川  我肝脏不好，因为这个曾经跑过一段时间的医院。结婚半年后，妻子被查出子宫里长了瘤子，诊断为子宫肌瘤。那时因为一直出血，就跑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说是情况危急，必须马上动手术摘除子宫，今后就不可能生育了。我听完后说要考虑一下，便回家了。不管怎样，我是不想动手术的，“子宫那是绝对不能摘除的”，我拿定主意后，已经顾不上自己的病，开始为了妻子奔走于各家医院之间。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最后我找到了针灸师岛中美雄大夫，他告诉我中医可能有办法。但是大夫同时也说“中医博大精深，自己也只是略知皮毛”。于是，我自己买了很多中医方面的书，决心自学中医跟疾病作斗争。我们当时辗转了很多医院都警告我们不要怀孕，但是妻子却在接受针灸治疗期间怀孕了。一路走来好不容易才避开了危险的状态，但是终于岛中大夫也宣布：这样的情况他也无法控制。他给我们介绍了一家别的医院，但是去了那家医院，

仍然是“马上手术”，并且被告知：“目前母子都很危险，去大医院的话，说不定作为研究案例会被接收，但是我们这种小医院是万万不敢冒这个险的。”

辻  最后，怎么办的呢？

川 结果还是没有动手术，拜托岛中医生给我们找了个接生婆，准备在家里生产。，岛中医生的父亲是妇产科，找的就是在他们那里上班的人。接生婆被那么大的瘤子吓了一跳，很担心：“我只遇到过一次跟你们很相似的生产，当时孕妇因为大出血没能挺得过去。这个太危险，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你们一定要联系好一个专业的产科大夫，以备不时之需。”为此，我只得到医院去找医生，但是一去又被劝说做手术。医生的判断是长大的胎儿已经压迫肿瘤，母子都处于危险状态根本不适于生产。我断然拒绝了做手术，跟接生婆撒了个谎：“你放心，我已经在一个中医那儿讨到了个止血的药方，而且不管出现什么状况都不会要你负责。”就这样好说歹说拜托了接生婆为我们接生。生产的过程确实惊心动魄，但是万幸孩子顺利出生，也没有出现大出血之类的状况，谢天谢地，母子平安。

辻  这是川口先生多大年纪时候的事情？

川  38岁。当年生下大女儿以后我就开始搞自然农法了。

辻  能再具体讲讲在家生产那天的情况吗？

川  正好是插秧的时候开始阵痛，大概15点左右，我骑着自行车去请接生婆。接生婆微驼着背骑着辆小单车来了。她年纪已经很大，也很久没有做接生的工作了。但是我们执意拜托她来为我们接生。真正开始接生是在5个小时以后的20点左右，一直到了凌晨3点都还没生下来，接生婆说：“孕妇已经没力气了，我来搭把手。”一会儿后，我又听到她说：“川口先生，全出来了！”然后把睡着的婴儿的脐带剪了，给小家伙洗了个澡后，“明天我再来看看孩子她妈。”说完就骑着她的小单车回去了。她年事已高，又是大半夜的，我生怕她路上摔着出个什么事儿，硬是又骑车去她家看了一下，这才放下心来。这个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辻  真的有那么大年纪吗？

川  我觉得应该有90岁了。经验丰富，听她说经她的手出生的孩子已经有上千个。当时妻子虽然已经开始阵痛了，但是接生婆她说：“别着急，还早着呢。”然后就微微蜷着身体睡下了。看她这样，我虽然是第1次经历生产，也开始放心了。

辻  她居然睡着了！这太神奇了。

川  之后她还每天来看孩子呢。

辻  那真是好啊。

川  1年后的第二胎，还有3年后二儿子的出生时候都是拜托她来接生的。后来，听说他年纪大了卧床不起，我还带着老婆孩子去探望她。“都长这么大了”，她握着孩子的手特别高兴。

辻  她是哪里人啊？

川  生第1个孩子的时候，发现胎位倒了，结果她两下子就给弄正了。现在想起来，实在后悔当时没把她那套助产的东西记下来。当时很怕妻子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所以以防万一，我又是熬中药，又是照着岛中先生教给我的那样扎针灸，完全没有精力再去慢慢学怎么助产。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中药，熬制中药准备应付很有可能发生的大出血。

辻  那次出声的令爱晴菜，现在当医生了吧？

川  是的。现在是西医妇产科医生。主要负责很多有问题的孕妇的接生助产。其实她本人受中医影响很大，对中医的伟大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名中医救死扶伤。”但是，要想成为医生必须得学西医，所以只好先学西医。从培养中综合科医生的自治医科大学毕业后，经历了很多部门，现在被分到了妇产科。可能因为当年她自己出生时费尽曲折，所以女儿好像一直都想成为助产医生。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感觉今天的她在做着一份非常有渊源的工作，也希望她能一直干下去，在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救死扶伤的同时，也让自己成长为一名真正优秀的中医医师，履行自己的职责。

辻  当年历经曲折、奇迹般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从事着帮助其他小生命来到这个世上的工作，真是太美妙了。

## 第二部分 自然农法已然成为生存之道

辻  江户时代中期，在今天的大分县的国东半岛地区，出过一个人物叫三浦梅园，他既是医，生同时也是农民、哲学家。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川口先生您。他说过一句话非常有名：“比起枯枝开出新花，生命力旺盛的繁枝上盛开的花儿其实更让我们惊讶。”

川  他说的很有道理啊。比如说，冬天叶落为泥，春天新枝摇曳，夏日繁花锦簇，秋季硕果枝头。观察这些生命的变化，你会感知到生命的神奇、伟大和不可思议·····

辻  这些年来，川口先生在全国创立了很多农业和医学方面的学习班。红眼睛自然农法学习班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川 一个月开课一次，每次上课两天。有时候在稻子成长期临时加为两次，基本上可以学习一些季节性的栽培，一年还有几次美术研修旅行。

辻  川口先生主要教学员们什么呢？

川  为了把学习班办成一个通过实践学习的场所，我租用了一块已经荒置了20年左右的梯田。在这块地里，我亲自给学员们演示各种操作方法。怎么用工具，怎么对待作物，怎么养地，怎么助长等。我边示范边讲解，以便他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后，再在自己的地里实践。我们总共有400名学员，每个月约有200人参加，我一个人做演示的话，站得远的学员看不到，所以我们增加了几个助手一起演示。现在我有4个已经完全可以做指导的助手，他们到学员们的田里给他们建议和帮助······基本上用的是这样的方法。第1天白天大家共同劳动，晚上一起学习。租用的宿舍只能容纳120人，所以不得不限制人数，但是只要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探讨。随进随出，也没有所谓的规章制度，就是尽量想让大家在一种自由的氛围里学有所成。学习班不收学费也没有入会费，这样没有钱的人也可以参加学习。我们制作了一个“学习班班费”的箱子，靠着大家自愿凑的钱维持运营，我和50名左右的助手则负责场地。每年都会有2~3个外国人参加学习，有的是来日本旅游的途中就参加进来了，有的是在日本其他地方参加研修的年轻人，学习班的学员们大都是生活在城市、对农业对农业没啥经验的年轻人。

## 2.1土地是生命的历史

辻  首先想问问您关于自然农法的事儿。

今天，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原本该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如今却在破坏生态圈、制造全球变暖，俨然已成为一种最具有杀伤力的生产活动，这颇为讽刺。在名为“绿色革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曾经梦想着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能为他们带来美好的明天。然而不幸的是，今天这个梦已经支离破碎。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反思，而且在反思中，诸如无农药农法和有机农业等替代农法应运而生，并已在很多地方生根发芽。现在尽管还处于摸索阶段，但是已经有了很多人很多喜人的成果。

在这里，为了区别与其它很多的农法，想对自然农法做一个梳理。虽然您在第一部里已经对此有所涉及，能否再给我们讲讲作为自然农法的基本要素？

川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耕种，绝对不翻耕农田的表面，地球的表面；其次是不用肥料，不将肥料带到田里；最后是不以虫草为敌，在生命的世界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害虫益虫之分，大家都是背负着某种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们并非敌人，而是不可或缺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这些是基本，然后再顺应气候、土质、作物性质及周围的环境。

辻  因为这不是采集猎取，而是一种栽培的生产劳动方式。

川  是的。但是绝不会去碰坏生命、脱离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而是顺应、跟随、任其发展。

辻  那对于走上自然农法这条路已经32个春秋的川口先生来说，怎么来看现在这样的世界状况？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自然农法到底是什么呢？能否请您来再次深。

川  现在的农业，不利用外部的很多资源是种不出粮食的，包括肥料、农药、农用机械，机械烧的石油，还有生产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资源。除此之外，还带来了食品安全隐患、大地荒废、水土流失、水和空气污染、各种固体垃圾等诸多环境问题。不仅如此，无限地浪费有限的资源、污染生态圈、破坏地球的生命力，使自然界的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我们生存的世界已经岌岌可危。其实，当我们从收成中减去付出的那些能量时，结果是成负数的。长此以往，将会为自然界背上无数无法还清的欠债。而自然农法是绝不会引发上述任何问题的，这是一种真正的可持续栽培方法。

辻  人们常说，要想从粮食中获取1卡路里的热量，必须得耗费10卡路里的热量，这就是现代农业的现实，简直就是入不敷出啊。

川  其实这样的损失已经波及自然界和生态圈，而并非只是能源的问题。我们过于依靠外部的条件，在已经非自然的田里种地求生。但是这样的环境里是长不出维系我们生命的健康庄稼的。我们方法错了，所以无论怎样也种不出好的庄稼来，这个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当然，食品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吃到嘴里的东西有损身心的话，将会导致我们肉体衰退、精神荒废、生命力削弱，直至一步步地走向衰亡，身处物质文明、科学文明、都市文明和消费文明的漩涡中，我们的身心其实已经在明显的衰退。而不安全、不健康的食物更是加速了这种衰退。在这一点上，自然农法采用的是接近自然的栽培方法，所以种出来的作物是健康和安全的，而且可以说它还关系到人活着的意义。

辻  活着的意义？能解释一下吗？

川  身心的健康，是我们生存意义的最为基本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维持自己生命的作物，从而感受到活着的最基本、最本真的喜悦。而且，当你在田野里送春迎夏，盼秋迎冬，目睹亲历自然界其他各种生命的产生和消亡，看着他们抑或相互依存，抑或厮杀求生，你会真真切切领悟到生之意义。

辻  换句话说，人要活下去，必要的不仅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还包括获取食物的这种行为赋予我们的生存的意义。

川  会让我们顿悟生命的终极意义。世间万物都是在这种终极意义下生来死去。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漫无目的的。我们在这种漫无目的中轮回，进行生命的传承，没有终结。无论是47亿年前地球的诞生，抑或数百万年前人类登上历史舞台，甚至宇宙本身的存在，都是漫无目的的。现在和未来也同样如此。在自然农法的农田里，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致，生命体们漫无目的的创造和被创造，灿烂地释放，然后走向死亡。当你明白这种自然界中的生死存亡秩序后，就会感慨：“原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啊，我也应该一样吧······”当你明白我们活着，同时被赐予了生命，存在的可怕、空虚和悲哀将转变为生之意义，转变为领悟，甚至是活下去的勇气，从而获得安定、安心感，从而尽情享受喜悦，心存感激。

辻  说到“安全感”，恐怕是现代社会最为缺乏的东西了吧。

川  这是一种安心感。如果能好好珍惜上天赋予我们的智慧和才能并加以好好利用，我们就可以完全超越生死，获得这种安心感。不需要其他的任何东西。因为这是无所欠缺的自然界，是一个一个的人。

辻  所谓文明，总是试图去回避很多东西。回避衰老，回避死亡，是让我们远离这些，似乎这样就可以获得安心感。然而这恰恰相反。

川  确实是这样。只有我们认清事实，领悟到生命的绝对的安排并坦然接受，才会获得我们所说的安心感。我们不能对真实视而不见，回避死亡，其实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正视今天正在进行的生命活动，没有正确的看待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回避“死”的同时，会看不到“生”，以至于远离生命的跃动。在我的自然农田里，每天都上演着生死交替的故事。每年的冬天和夏天，都有很多的草“横尸地头”；入冬以前，更是有很多的小动物销声匿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鸟儿们白天啄食稻子，夜晚归巢；青虫在嗜咬卷心菜，小鸟在啄食小虫，死掉的动物们“躺”在枯枝；蛇正在生吞青蛙······你所看到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种生命的演绎。人作为同样有生命的个体，在田里就应该和其他的所有生命融为一体。我会明白：我现在跟他们一样在每个今天活着，然后终将在某个时候走向死亡。在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内心无比安宁。这是一种顿悟了生死后的奇妙的状态。

辻  自然农法最大的特征应该是“不耕种”吧。您能讲讲这个“不耕种”和生命活动之间的联系吗？

川  在自然农法里，我们遵循不翻耕土地的原则。不翻耕土地，地里的动植物们的生命活动就不会遭到人为破坏。各种生命体在这里按照他们固有的方式自由地进行着生命的轮回，而这种轮回这是以土地为舞台的。大量有形的、无形的生命的历史，都沉积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了这样的舞台，每一个新的生命的活动就得到了保障，这里具备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并不需要人们再另外提供。经历越多的生死轮回，土地就会变得越肥沃，便可以滋养更多的生命。在我们这个地方，一般的耕土都是被开垦到30厘米左右，在这之上会自然出现“残骸层”。人们一般称之为土，但其实，这是一层由无数“残骸”腐烂沉积下来的土层。

辻  尽管这样，土地原本就是生命活动的衍生品吧。

川  自然界的物质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向岩石、土壤之类的就属于无机物。岩石、石头、沙石在从高处被风吹向低处的过程中，不断的被研磨最终变成土，在土里再有了动植物们经历生死轮回而形成的腐土，才真正变成了我们种庄稼的土地。土地本身是没有生命活动的，广义上说它是一个生命活动的载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而且在大自然中，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土。在满是岩石的山上也有植物和动物在生长。哪怕是在河川的尽头，或是那种三面都是水泥的角落，枯草堆积腐烂，只要有适当的水分、温度、阳光和空气，种子仍然可以生根发芽，条件都具备的话，甚至可以抽穗。所以说，没有土也是可以种出粮食和蔬菜来的。那种必须要把土地弄肥沃，不把土地养好了就不能种地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自然界就不消说了，在我们自然农法的领域，是不能动土的。简单来讲，就是不翻耕土地。红土就是红土，黑土就是黑土，黏土质就是黏土质，沙地就是沙地，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完全没有必要人为的把土地变肥沃。当然土地也不是人为能够变肥沃的。各种生命体或以土地为舞台，或以岩石为舞台，在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轮回后，残骸层不断堆积，自然会孕育出让生命丰盈的舞台的。

辻  “让生命丰盈的舞台”，说得好啊。但是也有人把这个土层就叫做“土”。

川  专业术语叫“腐殖土”，或“腐叶土”。在我们的自然农田里，有这样的“腐殖土”层，但是在那些耕种的土里，土里的生命体遭到了破坏，生命的历史被割断，是不存在着这样的土层的。显而易见，人们是在耗费着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精力，持续地做着一件无用的事情。

辻  原来如此。但是，川口先生您并不叫他们腐殖土啊。

川  是的。它们实际的名字应该是“残骸层”或者说“生命体的历史”。逝去的生命体的舞台堆积沉淀，成为今天的生命体的舞台，生命在这里得到了保障和延续。

辻  我们知道的所谓“改善农田”，就是说这里的土太差了，所以从别处把土搬运过来。

川   那叫“客土”。对于田地来说，被运过来的土自然是客人了。

辻  不管是这种“客土”还是“造土”的观念，归根结底都是基于这种“人为的改造土地”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摆脱这种观念吧。

川  “客土”其实就是动植物的尸体流到沼泽地或者蓄水池腐烂堆积后形成的土，把它们搬运到田里，就好比把别处的历史植入进来，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看到一些效果的。但是在自然形成的残骸层，无时无刻不有微生物和小动物们在进行着生命活动。动植物们死掉变成残骸，新的生命体靠着残骸生存，这样不停的轮回，最终形成残骸层。比起腐殖土来，这些动植物、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它们的生命活动存在，生命才可以得以延续，但是我们在引进“客土”或者翻耕土地时，都会终止其他生命体的生命活动。所以我们只有顺其自然，这才是最好的做法。经常听说焚烧雨林来开垦农田，当人们烧完之后发现，裸露的全是岩石，根本没有土。所以说土并不是种地的必须条件。

辻  有在亚马孙平原的研究表明，雨林里生长的所有植物的根的9成以上的部分，都在离地表10厘米以内的地方。确实，当年我去雨林的时候，经常遇到大树啪地倒下的情景。可以看到倒下的树的根和上面附带的土都只有一块酱油米饼那么厚。

川  细的根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会向空中延伸，在我们的自然农田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岩石山的树的根下面是非常薄的，除了岩石还是岩石，只有一点点腐殖土。自然农田也是一样的，要耗费30年才能堆积出10厘米左右的残骸土层。

辻  这样看来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如此薄的土层居然可以承载那么多的生命。关于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土”到底有多厚，一位宇宙物理学家曾经说过：“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篮球的话，那么土的厚度只相当于一个原子。”而川口先生您所说的“残骸土层”要比这个还薄呢。

## 2.2不“耕”而获

辻  按川口先生的想法，人类开始“耕种”的时刻，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

川  是啊。今天我们的都市文明这么强大，它的起点，应该是人类从采集生活时代转向农耕生活时代。

辻  那您是否认为农业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呢？

川  不，问题在于无论是农业的生产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人为的方式都与自然规律相去甚远。如果这些都能够与自然紧密相连，那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诸多问题了。在自然界的活动中，我们被赋予生命、安居乐业。死亡会到来，人类这种物种也终将从这个世上消失。虽然有人认为栽培生活、农耕生活本身会破坏环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自然农法就不会破坏环境。

辻  就像川口先生您说的，我也觉得当今世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然分离。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分离的开始。或者可以说，是我们在生活的路上迈错了步子，走错了道，难道不是吗？

川  确实是这样。在今天，何止是农业，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走错了道，而且已经停不下来了。农业里的“耕种”这种活动，就是这迈错的一步。栽培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栽培的方法和农耕的做法却错了。错误，改掉就好了，“没有必要耕种，不需要化肥，不以虫草为敌”，我们朝着这个方向修正就好了。其实我们自然农法就是一种试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栽培方法。

辻  按照川口先生您的观点，现在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由近代化和产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引起的，而是在我们开始“耕种”以后就已经出现了，对吗？

川  产业革命虽然是加速危机的最大因素，但是危机其实在农耕时代，农耕生活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错误。世间万物都会自生自灭，并不需要人力的介入。需要经营的个体会自我经营，巧妙地维系自己的生命。

辻  那不需要经营的就不经营罢了。

川  是的，不做多余的事，不浪费，不太过于用心，一切顺其自然。为了达到目的，在适当的时候做一点适当的帮助。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违背了生存法则，或是出手干预了生命自身的经营都是不行的。

辻  原来如此。关于“不耕种”，最近看，木村秋则的《神奇的苹果》一书备受关注。您见过木村先生吗？

川  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我记得好像是经过谁的介绍，他曾经来过甲府的自然农法学习基地，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反正没有正式的跟他见过面。

辻  “不耕种”其实就是自然的本质，可以这样说吗？

川  对，是根本中的根本。一旦翻耕，就不能称为自然农法了。翻耕，必然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不翻耕，跟我们才能避免引起问题而持续且最大限度地接受大自然的恩惠。一块田不依附于其他外力而独自存在。

辻  那人类为什么又要开始耕种了呢？一种解释是：“文化”一词的英语与耕种一次英语“culture”与“耕种”一词的英语“cultinate”的词根相同,为同源词.这样看来“耕种”跟人类的发展似乎有着很深的渊源。

川  “文化”的“耕种”，意味着思索、穷其究竟······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在农业上，一旦耕种，便不得不继续耕种下去。耕种确实会暂时地提高收成，而且还可以控制杂草，避免杂草把养分吸收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耕种会让我们的土地越来越硬，这导致作物的根部接触不到空气，生长受到影响，或者我们播不了种、插不了秧、必须得继续翻耕土地。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耕种的话，土地就不会变硬，会一直保持松软的状态。所以可以说，耕种这种行为，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让我们白白扔掉了本来属于我们的恩惠。

辻  这样来说。“耕种”好像是一个陷阱啊，一旦掉进去就很难出来了。

川  今天我们就正在经历着这一幕。怎样逃出牢笼呢，只有耐心地坚持不耕种。只要坚持这样做了，生命的舞台就一定会复活。这种复活的能力异常强大，因为只要什么都不做，它自己就可以复活，可见生命的世界有多了不起，可以每年亲眼见证生命个体的复苏，我感到很高兴。

辻  过去，欧洲人闯入被他们称为“新大陆”的美洲大陆，轻蔑地称那里的原住民为“挖洞的人”。认为他们是只使用挖洞的棒子，而不知道耕种是什么的落后民族。

川  嗯，原住民们利用棒子的一头挖洞，然后再撒上玉米的种子，跟自然农法是一样的。

辻  而另一方面，原住民们却认为“那些人（白人）在倒着种地”，据说因为棍子上的手柄是朝上的，所以看起来是倒着的。这也说明了其实先住民们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翻耕土地头的可笑之处。

川  原住民们采用的是顺应自然的栽培方法，是真正的拥有大智慧的民族。而当今的整个人类却没有完全认识到“不耕种”的重要性，愚蠢地被眼前的高效率和一时的好收成所迷惑，从而形成了现代农业的潮流。

辻  在我看来，虽然历史开端好像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好像都是随着铁锹、锄头这些翻耕土地所用工具的变化，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和走向成熟的。而川口先生的自然农法，似乎是在想努力回归到此前的状态。那这“此前”，到底 是指什么呢？

川  这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回到那种“顺应生命法则的方法”。大约1万年前，在采集生活时代开始出现农耕生活，而且存在着一段采集和农耕并存的时期。人们去沼泽地筛米的时候，无意中掉下的米粒在第二年长出了新的稻子。当时只要随便撒下种子，就能够有一定的收成，所以那时的人们并不耕种，只是播撒种子。但是慢慢地，随着人们的视野越来越狭小，在目的性的驱使下，开始考虑“把草拔掉了是不是会长出更多的稻子来。”、“要是翻耕一下土地收成会不会增加，收于是陷入追求高产量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如果我们不耕种，就可以以过去为舞台，孕育出今天的生命，比如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因为动植物之间都存在共存共荣的关系，所以只有田里有草有小动物，才能长出植物性的粮食。现在存在的生命个体，会让后来的其他生命变得更加丰盈，典型的如我们大自然中的森林、大山就是这样。以前我们从森林、从山上获取食物来维系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搞的自然农田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们不耕地，田里的生命个体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生命活动。最近这几年，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被提得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是说数量和种类多了就好，而是指在适合的地方、有适合的生物种类和数量。这种和谐可以由生物自身掌控，所以顺应自然是根本。自然农田，正在朝这个方向改变。

## 2.3活得恰到好处

辻  自然界中的很多动物都以采集为生，，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很明显地跟采集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首先确立收获稻米到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开始计划、实行、开展活动反应。

川  自然农法反映出了自然界赋予与人类的分界线。从采集生活过渡到栽培生活可以收获更多的食物，在这一点上，自然农法也给予了具体的证明。在牺牲其他生命来维系自己生命这一点上，无论是采集生活还是栽培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栽培生活中，我们通过攫取其他生命来滋养自身，这样做作的界限在哪里呢？自然农法给出了答案。

辻  比如说，在我们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必要的时候是需要锄地的。

川  我们已经过渡到了栽培生活时代，如果放弃人为操作的话，是根本没办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就像采猎生活中我们放弃拉弓射箭一样，结果当然是死路一条。我们会丧失活下去的最基本的欲望、智慧和能力，生命力因而衰退。人的生存这种行为，是以消费其他的生命力为前提的。这跟“贪欲”不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生存的最基本的行为。不管是采集生活也好，栽培生活也罢，都不能让这种能力丧失。

辻  而现代社会恰恰分不清是这种“贪欲”和“基本行为”的区别。经济活动就无视这种区别，似乎在人类推向贪婪的另一边。那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怎样理解“贪欲”呢？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川  所谓“贪欲”，是指不知足，过度地消费其他生命：而“基本行为”意味着不带任何同情怜悯，通过消费其他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在生存这一点上，任何对其他被消费生命的同情都是生命力衰退的表现。就像我们在烤鱼的时候，不会想“鱼儿真可怜啊，我把火开小点吧”一样。其实我们在烹调的时候，是靠对火候和时间的控制在完成杀生这种行为。我们当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杀生，我们只是一边想着“这个鱼好像很美味啊”，一边漂亮的切、煎、炸、煮，烹制大餐，这就是所谓的“活得恰到好处”。但是不能动了“贪欲”，也不能“害怕”，要不然就会手抖，根本无法将活生生的鱼烹制成美味大餐，也就无法维系自己的生命了。在采集猎取生活时代，这一点是绝不能动摇的生存下去的根本。

辻  对于“贪欲”，我觉得可以靠敬畏或者慈悲来控制。但您所指的“基本行为”，却是不能有任何敬畏和慈悲的。另外，对于必须得依靠牺牲其他的生命来维系自己的生命的人类本身的“罪恶”，佛教和耆那教都有着很深度的思考。

川  我们不应该把这种为了求生的基本行为看成是“深深的罪恶”。我们可以牺牲其他的生命来维系自己的生命。不能给自然界的这种正常的生命活动刷上自感罪孽深重之类的宗教色彩，同时也要懂得满足。我们本应该生活在一个丰盈的世界，能在这样的世界扎根，就不会掉进“贪欲”的深渊。诸如“不要吃太多了”这样靠理性来限制贪欲是有局限性的。另外，杀鸡的时候就要干净利落，刀起鸡亡，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强悍。一旦犹豫，反而有可能让鸡非生非死，备受折磨，或者是我等饿死。日本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一直以到稻谷类粮食为主食，上餐桌的主要是谷类、蔬菜，再加上少量的动物的肉。我们杀鸡、宰鱼、割白菜、拔萝卜······然后烹制成必须的一日三餐。蕴含了如此漂亮的杀生的食文化，已经被提到艺术的高度，并且融合了宗教的精髓，作为大和民族特有的东西被发扬光大。当然，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也是一样的。杀生以获取食物为己生存，这样一种行为是非常美好且庄严的。

辻  “庄严”这个词，用来描绘我们获取其他生命的这种行为再合适不过了。

川  比如说，蛇吞蛙这种行为，不是弱肉强食，而是一种非常庄严的行为，我们必须这么来想，如果你认为青蛙很可怜、蛇很可恶，实际上是违反生命的自然法则的。对于蛇来说，一口吞掉青蛙，知足而止于此，也并没有纵容“贪欲”。

辻  现在，在年轻人中间有一部纪录片反响很大，叫《沉默的食物》（我们每日的面包）。这部电影没有旁白、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字幕，淡淡地描述了现代欧洲高度现代化、机械化、合理化背景下的农业风景。比如说，貌似机器人一样的巨型机器在工厂里收割水根栽培的蔬菜；带手柄的大型机器摇下杏树上的所有果实，一颗不剩；在牛栏里被机械连接在一起的牛在接受人工授精；在养鸡场完全自动化的传送带上躺着无数被运送的小鸡。还有大型机器中间面无表情、像机器人一样默默操作的工人。最初，我很惊讶这部电影能在年轻人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后来我明白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第一次看到自己每天吃的食物被制造出来的种种画面，应该会有很大触动。他们发现自己每天吃的食物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但是这些生命个体现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它们被制造出来的过程都是在工厂这种无机、冰冷的环境里发生的，这其实抹杀了所有生命个体的尊严，更谈不上什么“庄严”。整部电影都静静地流淌这样的画面。

川  这是因为现代农业正在脱离自然的农田，朝着完全错误的工厂生产的方向发展。

辻 影片中还有一个镜头，描述的是那些工厂的工人们的午餐场景：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在吃貌似很难吃的三明治。这跟生活在大城市中，像吃着无机物一般吃着那些已经被加工的面目全非的生命体断片的我们的身影重合。而且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吃的意义了。

川  这其实是找不到活着的意义的一种表现。因为脱离了基本的生活，所以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基本”。在当今社会的很多领域，我们都好像正在变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样下去一定不行”、“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面临着人类灭亡的危机”之类的说，我们似乎都心知肚明，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去面对。就像被包围在无边黑暗中一样。在农业这一块，我们意识到了现在的化学农业的弊端，于是一大批诸如有机农业、合鸭农法、EM农法、微生物农法、酵素农法、复合农法等新兴农法应运而生。但是不管是哪种农法，都有其缺点。

辻  那如果搞有机农业的人来的话，川口先生怎样应对呢？

川  这个因人而异。如果对方提到有机农业的种种长处，那就做一些适当的回答。

辻  那如果有人最开始追求有机农业，然后为了寻求川口先生所谓“真正的答案”来到这里呢？

川  这样的人肯定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为了重新审视化学农业的是与非而创造了有机农业的前辈们。如果是在实践中遇到了新的疑问，而且真的是为了想得到答案而来的话，我会很耐心细致的给予回答，因为他们确实是想追寻真理的。如果他们是这样的，那一定是可以通过有机农业找到通往未来的路的。但是我不会强迫性的向他们推荐自然农法，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这样做过一次。因为大家各自的情况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

辻  容我再多问一句，对于那种跟您说“请您告诉我真正的答案”的人呢？

川  那我会告诉他们事实是什么，20多年了，我一直坚持这么做过来了。说到刚才提到的那些应运而生的农法，首先，合鸭农法是以草为敌的，而且这种农法必须对土地进行翻耕，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能源浪费，再者养鸭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一块田里只有鸭子和稻子本身在自然界里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一种环境状况。再来看EM农法，它将微生物的作用分为了有效和无效，对农作物作用大的为之有效，反之则无效。但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土地，都会有适合的微生物存在，以自己的生命来滋养其他的生命。不用化学肥料这点上虽然给出了答案，但是以草为敌的话，是肯定需要化肥的。再来说说这个“耕种”，这可以说是一种毫无益处的行为，它会引发很多问题，无谓消耗大量的能源。我们人类还不得不消费在这种不自然的状况下长出来的粮食，它们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健康，相反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然后来说说有机农法。这种农法是通过微生物来腐蚀其他生物的残骸和排泄物，使其变成有机肥料投入田里耕种。的需要肥料，又要耕种，还要一点农药，哪怕是自然农药。这完全就是建立在以虫草为敌的错误的观念之上的农法。另外，说到堆肥，原本应该按照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来做，但是有机农法却将腐烂掉的东西放到田里进行耕种。在将堆肥放到田里的时候，实际上微生物们已经死了。与之相比较自然，农法则完全顺应自然，就在田里，让适合这里气候、季节的微生物们自由生长。它们吃着其他生物的残骸与排泄物，让它们腐烂。这样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场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天吃的稻米其实就是在微生物展开生命活动的舞台上生长出来的。跟大自然中的山和森林一样，自然农田的残骸层每分每秒都在进行着腐蚀。在这里，无数的生命鲜活跳跃，稻米也在它们中间自由生长。当然最表层的土壤是没有腐蚀的，不同厚度的土壤中的生命活动的状态也是不同的，作物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土壤层延伸自己的根茎，这是自然界本来的面目，非常重要。所以那种在别处堆肥后移到田里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微生物在腐蚀的时候就在创造新生命了。不需要从别处再移植过来。

辻  换句话说，自然农法从生到死的所有过程都是在田里发生的，而有机农业却将其中的一部分抽离出来了，是这样吗？

川  你说得很对。不仅是有机农法，其他农法也是。自然农法是综合性的，真正重要的是腐蚀的这个过程。再来看微生物农法吧。EM将微生物分为了有效和无效，虽然微生物农法没有进行这种区分，这种农法利用微生物的活动来堆肥，或者将养分多的有机物发酵成肥料进行利用。但是仍然需要投入肥料，需要耕种，要以虫草为敌，所以仍然是存在问题的。

酵素跟微生物农法很相似。还有复合农法也是以草为敌，从根本上就是不对的。自然界里其实是不分敌和友的，杂草们也是重要的生命体。我们老是想着要去做复合的东西、要耕种。事实是，其实什么也不需要。

辻  您刚才讲“自然农法是综合性的”，关于“综合”这个词，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词——“整体性”也经常被提到。而且我也想起来，以前您跟我说过“为了答案而生”，那“活在当下”，也就是“为了答案而生”吧。

川 是这样的。人们沿着人生路活到今天，为了答案而活。为了一个真实的答案而活在当下，谁都希望拥有这样的生活。每一个春夏秋冬，在花飞蝶舞的田间地头，在碧空如洗的蓝天下，在风起浪涌的海边，在层林尽染的森林里，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们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喜悦，因为我们生在了这个星球，这个各种生命熠熠生辉的花园、宇宙的乐园······

## 2.4“知足常乐”的生存之道

辻  听川口先生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自然农法好像不是说要求你“做这个”，或者“必须做那个”的加法思维，而是一种“这个不需要”、“那个也不用做”的减法思维。不需要人为地刻意插手的事儿绝不碰。不耕种、不以虫草为敌、不带东西进来，也不带东西出去。这让我想起了老子的无为思想。我认为在当今社会，老子的生态观是非常必要的。最近也写了一本叫做《为了慢生活，我们可以不做哪些事情》的书。在这本书里，我把现代社会过度为之的本质叫做“为之为之社会”，现代农业的特征之一也是过度的介入人力。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说到农业必然会联想到这是很辛苦的工作。辛苦在哪里呢，主要还是在没有机械、农药的时代，干农活必须包括耕地、除草、堆肥、施肥这些繁重的部分。而自然农法却完全将人们从这些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了，我甚至觉得可以颠覆人们固有的农业很苦这种印象。然后，不耕种、不以虫草为敌还可以省下来不少时间吧，川口先生您就是利用这些时间来带孩子、搞艺术和研究中医的吧。

川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是一家人，或者说我们都同在一个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政治、教育、宗教、艺术，农林、农林渔、医疗，或者修房子、做衣服、做饭之类的平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通过金钱来完成的一些工作。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自身资质的前提下，不断培养提高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个社会需要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工。对于吃饭这些基本的问题或者自己的一些个人问题，应该三下五除二的处理好。只是自己和家人的吃饭问题的话，一下子就可以解决。而对于职业农户来说，他们的工作还要养活很多其它行业的人。

辻  刚才您提到“一下子”、“三下五除二”这两个词，这让我想起了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永远将追求效率放在首位，尽可能的将以做饭为首的种种家务做到最简化。针对这个，我们提出了“慢食品”、“慢生活”等理念来反对快餐文化。

川  当然我指的并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想说如果我们仅仅只养活自己的话，是不需要太多时间的。我们来到人间社会，所要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如抚养儿女、赡养老人，还有提升生命品质的艺术、宗教、哲学、思索、研究等，其实都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能把自己安顿好，否则只能惆怅的终此一生。

辻  我很尊敬的印度人萨蒂什·库马，小时候就是听着母亲的这句话长大的。“老天爷给了我们每个人足够的时间，所以不要担心不够用，做任何事情都不必着急。”花必要的时间做必要的事情，川口先生坚信我们人类是拥有足够的时间来做人生中必要的事情的，对吧？

川  是的。当我们领悟了大智慧中的“知足”之后就会发现，我们被赐予的时间是够的，100年左右的寿命是够的。稻米被赐予6~7个月的成长时间也是不多不少正好的。其实整个自然界都是这样的。

辻  但是对于您提到的这种“知足”，也有很多持否定态度的声音。他们认为“这样做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只是一种自我满足罢了”等。认为“知足常乐”是一种缺乏发展性和创造性的消极的人生观。对于持这样看法的人们，你们怎么说服他们呢？

川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知足常乐”的真谛而已。不需要忍耐，也不消极放弃，这个世界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能够满足快乐的生活，为此造物主早已做好了安排。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感到不满足，就会想追求更多的东西，就容易迷失。这种对世间万物的欲求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之上的，到了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种价值观。因为我们沿着这种价值观发展到今天，而且脚步仍然没有停下。这会将我们带进不幸的沼泽地，加速人类的灭亡。这样的生活何来喜悦？原本我们应该追求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内心充盈的东西，当我们完全了解了这个不多不少、正好的生命世界时，“满足”便会自然而生。

辻  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自然农法虽然非常好，但是在现行的社会体系里却很难靠它维持生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有的人都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得更换掉现行的所有制度机能。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几乎所有的都市居民都没有土地。在这种状况下，不管是有机农法也好、EM农法也罢，只要比现行农业有所改善，就应该都拿来为我所用，尽量朝好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可以考虑的。

川  如果没有追求真的东西的心和智慧，便会莽撞行事，将国民一次又一次地带入混沌状态。不管是有机农法还是其他各种农法，如果不清楚地意识到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现有的根本问题的。

辻  但是政治这个东西，本来追求的就是一个过程。哲学的话也许描述一下理想的现实就够了，但是我们考虑如何去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会考虑这条路比那条路好走，这个方法比那个强。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可以叫做政治，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川  当然或者是政治还是一个人的人生，或者是一个人心性的成长，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政治还是个人的成长，都必须明确前进的方向。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在经历了迷失、走了很多弯路以后，终于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可以说获得了成长；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总是停留在过程中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的真的改革。政治家在经历了自身的成长以后，一旦踏上政治舞台，就必须用其大智慧来引领人们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辻  是啊，看起来似乎离解决已经很近了，但其实只是在恶性循环的怪圈里打转而已。

川  不管是哪个行业，都需要我们抓住本质，用正确的价值观来追求真实。世间所有的行业，无非都是追求“能够在美丽富饶的大自然中安居乐业”。而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命脉的农业就尤其重要，发展方向一定不能错。

辻  川口先生的理想是所有人都来从事农业工作吗？

川  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者用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和农业打交道是很重要的。基本的就是自己吃的粮食自己种，过跟农业相关的生活。自给自足和跟农业相关的生活都是最基本的。通过下地劳动，你能掌握生存下去的基本技能。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自然，当我们身处大自然中，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我们会因此积累下生活的智慧，明白如何这个生命世界生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看不清这条生命之路和人生之路的话，就算政治指引我们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仍然会跟不上的。

辻  这样说起来，农业不仅掌握着我们的生活命脉，对于人的成长也是有着教育作用的，是这样的吗？

川 是这样的。在遵循自然发展的自然农田里，作为生命个体，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得到了自然和谐的生长。但是人类社会又是讲究分工合作的，喜欢农业的人从事农业，喜欢教育的人从事教育。从事教育的人需要的粮食，则由从事农业的人来负责生产。同样地，喜欢政治并且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则专心从政、施行善政，他们的吃饭问题也由喜欢农业的人来分担。

辻  靠自然农法可以解决日本人的吃饭问题吗？

川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地球是生命的乐园，世间万物其实都具备生存下去的条件。如果我们人类能够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是可以持续正确的享受这种恩惠的。特别是我们日本。日本的农耕生活以水稻栽培为中心，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相应的食文化。各个地方都根据各自的气候风土确立了正确的栽培方法和独特的食文化。

辻  还有一种叫生命地域主义的想法，地域独特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下面我想问一些稍微具体一点的问题。现在进行着耕种的人们怎么才能转换成不需要耕种的自然农法呢？就像川口先生您说的那样，采用其他的农法的话，翻耕土地会使土地变硬，所以必须一直翻下去，然后土地越来越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但是想要换成完全不耕种的自然农法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

川  就算花很长时间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么做。而且时间是为了创造生命，是一种一直存在的能源。把一切都交给时间，自然会变回富饶的土地。但是在土地完全复苏以前，我们需要给予一些人为的帮助。因为一直被翻耕，土地已经变得很硬，因为使用了化学肥料，土地已经很贫瘠，所有这些问题，时间都可以帮我们解决，生命的生死交替可以帮我们解决。比如说，把去年种的稻米的糠、小麦皮、稻草之类的都返回到田里，那么从第1年开始肯定会有不错的收成。

辻  川口先生是怎么处理米糠的呢？

川  因为我的水田已经做了30多年了，所以不太需要米糠了，我一般都用在菜地里。但是蔬菜也分需要养分的和不怎么需要养分的，所以我一般会分别对待，只给需要的蔬菜用。也用榨完菜籽油后的残渣，但是最近大家都不自己榨了，所以只有买回来给蔬菜们补给，只要一点就够了。

辻  还有生垃圾怎么处理也是一个问题呢。现在在城市里面大量的生垃圾已经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对于生垃圾的处理，现在普遍认为最好是把它们处理成有机肥料，还原到地里。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川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会产生很多生垃圾，一个家庭产生的生垃圾可以返回到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田地里。我觉得不用将它们还原成肥料，在它们腐烂前直接返回到地里就好了。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地里被小动物们吃掉，升华成其他的生命。如果已经腐烂的话，通过微生物们仍然可以孕育作物，并不需要另外再堆肥。

辻  吧这些生垃圾返回到地里，不会造成营养过剩吗？

川  实际上最近的地里好像有点这样的倾向。但是只要不偏重于某一块地方，把生垃圾返回地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一个家庭的土地面积足够大的话，按道理是不会出问题的。

辻  关于城市里面的垃圾问题，刚才关于还原肥料已经和您聊过。但是城市居民一般都没有土地，只能在院子里先堆肥然后再返回地里，这也应该是一个解决垃圾的问题的方法。当然，要是能够在家庭菜园中进行就再好不过了。

川  我觉得就这样将生垃圾返回地里是最好的。但是现在政府却耗费大量的资源完善设备来进行生垃圾的堆肥。这里面存在着很多问题。自然界也不消说，自然农法的基本是要让这些作为肥料的生垃圾在下一个新生命孕育的地方腐烂，如果太多了，可以在田边挖一个洞，让垃圾在洞里腐烂后再撒到田里。而且撒到田里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弄到土的里面，只是盖在土上面就好了。

辻  不要弄到土的里面是指？

川  如果埋到土的里面了，垃圾在腐烂过程中就有可能伤到作物的根部·····就像落叶堆积起来一样，让生垃圾在土地表层堆积起来腐烂，从而可以为作物提供养分。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辻  原来如此啊。

## 2.5百分百的自力，百分百的他力

川  在生命的世界，我们借助百分百的他力来维系生命，同时也必须依靠百分百的自力，否则无法生存下去。自然农法就是借助他力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正是因为借助他力的这个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才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

辻  百分百的他力和百分百的自力。但是现在我们过于倾向于百分百的自力。虽然说是自力，但却变得孤独、孤立·····

川  对，孤立。只有人这种生物偏离了生存的轨迹。在生命的世界，不管是现在存在的生命、过去的生命，还是未来的生命都是连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与此同时，我是我，你是你，过去是过去，太阳是太阳，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作为个体各自存在的。就像地球是地球、月亮是月亮一样，虽然各自独立存在，但是也和太阳以及其他万物融为一体。虽然在自然界中，赋予生命与被赋予生命往往没有区别，但我们都是作为个体存在，所以我们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获取稻米、鱼和其他生物的生命来维系自己的生命。如果在享受生命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这是其他生命的一种成全的话，将无法正确的生存下去。

辻  最近，人们经常会提到“共生”、“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生命源自其他生物的成全”这样的话。它们当然都是很重要的词和描述，但是，是不是也掩盖了“杀戮”、“牺牲其他生命”这样的一面呢？

川  我们不能逃避事实。当我们正视“杀戮”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因此而获得生”，会觉得生命的分量。没有旧生命的残骸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没有排泄物的滋养也不可能维系生命。所以我们在不停的杀生以求生、排泄废物。逝去生命的残骸不断堆积，在那里将有新生命诞生。

辻  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彼此依靠求生的同时也互相厮杀？

川  是的。彼此依靠求生的关系也是互相厮杀求生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绝妙的和谐。只有一种生物可以永远地繁荣下去，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人类却愚蠢的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辻  所以，我们自会选择对我们自己繁荣有益的东西，而轻视其它生命。为了收获稻米，可以消灭掉其他的一切生命。

川 那样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只有人类自己可以繁荣”这样的想法也非常荒谬。在自然农田里，存在着互相厮杀，也存在着互相依存，各种生命体融为一体进行着生命活动。这是一种非常绝妙的秩序，是地球上生物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也应该如此。

辻  能够理解。但是只有一种生物可以永远繁荣下去虽然荒谬，人类要生存下去，就需要稻米能够战胜其他的生物。所以，在田里，稻米的繁荣生长可以说是具有中心地位的······

川 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能完全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在必要的时候适当的介入人力。如果完全不介入人力的话，就跟采集生活，没什么两样了。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了让稻米不输给其他的生物，在适当的时候适当地提供帮助。其他的都顺其自然。不打破原有的和谐，不做多余的事，不破坏一块田本身的生命活动······

辻  因为采集生活和栽培生活也就只有一线之隔。

川  是的。只要我们的栽培方法不破坏自然法则，就一定能有所收获。就像每年能从山上捡到板栗、蘑菇、野菜一样，我们也会从农田里有所收获。

辻  问题是我们既要越过这一线由采集生活转变成栽培生活，又要守住不破坏自然法则这条底线。

川  在自然界，互相依存有时候就是互相厮杀，互相厮杀有时候又是互相依存。不会有为了让别的生物生存而自己也跟着获得生存的情况，而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同时其他生物也得到了共生，在整体上总是保持着一种平衡。从自我出发的这种和谐，绝不会随意被打乱。但是人类一旦被欲望控制，就会打乱这种和谐，给自然界带来诸多问题。在生命的世界，虽然到处存在着互相厮杀，但是互相依存也无处不在，总体的秩序绝对不会乱，总是保持一种大的和谐状态。

辻  人类就应该不去破坏“生存之道”这种和谐，有节制的生活。而“知足常乐”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智慧。

川  现在忘掉了节制，陷入了贪欲的泥潭不能自拔的正是我们人类自己。然后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爬出泥潭，但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说寻找替代能源。因为化石燃料总有一天会枯竭，所以想到用人类的粮食和其他生物作为替代能源，但这只会加速人类的灭亡。

辻  您指的是利用玉米、甘蔗等作为生物燃料吧。因为我们等不了。

川  是的，我们等不了。据说，石油还有40年、煤还有150年、天然气还有60年，而具有强大破坏力的铀矿也只有90年左右就面临枯竭。我们用完了积蓄，就只能啃老本了。原本应该是今天消失的生命体的残骸上孕育明天新的生命体，我们不能一下子把过去的、现在的东西全消费完了。

辻  那种做法其实就是把生物带出田地变成燃料，就等于把田地活生生地变成了生产能源的工厂了。

川  在自然农田里，没有凝聚了过去历史的残骸，就不可能孕育出新的生命，这也是自然界的法则。但是如果从田里将生物强行拿走，就意味着我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农田已经缺乏必要的养分来继续生命活动了。然而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和技术人员们觉得生物能源是对自然界和农田的有效利用，正大力地进行着研究和开发。我们忘掉了自己生存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最本质的事实。因为看不清最本质的东西，用我们愚钝的智慧和追求贪欲的心，想出来的办法都只会加速我们的灭亡。

辻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总是本着同一个出发点想出很多方法，每个方法都会随之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改变一下这个出发点·····

川  是的，我们的确需要改变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为了能有正确的思想，我们必须要看清生命世界的真实状况，并能够正确的理解这种状况。我们必须远离现在的过度消费的生活。太阳无私地为地球输送着能量，造福了无数的生命。地球也可以说是因太阳而存在的。但是人类却有着自己的贪欲，占用大量的空间建设硬件，无休止地消费太阳的光和热，污染环境，扰乱了自然界的秩序。对于同样重要的风力资源也是如此。又或者海洋、地热、氢·····人类不知厌倦地重复着消费，错误地认为这是对无限存在、永远不会枯竭的自然资源的一种有效利用。哪知道这其实加速了我们走向自己的灭亡。对于人类来说，今天仍然有人饿死，明天随着人口的急速增加，粮食安全问题将永远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然而我们却将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甘蔗·····这些最重要的粮食变成生物能源。畸形的消费文明、都市文明、化学文明和物质文明让我们做出如此愚钝之举。我们内在的欲望、懒惰、退缩等种种人性的缺点都让我们无法可持续发展。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经济优先的社会，是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社会，我们为了能更痛快的消费而拼命的赚钱，以为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富裕，殊不知已经在这种错觉中越陷越深。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致命的错误，并要从根本上改变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刚才我们说到工厂里生产农作物，有必要好好想想这个过程。我们将工厂里生产的蔬菜出口国外，在集装箱中让蔬菜长到一定程度之后连箱一起运往国外，再在沙漠中培育一段时间后出售。当空的集装箱返回来的时候，又重新装上菜准备出口。但是这样的栽培连同运输耗费了巨大的能量不说，培育出来的蔬菜还弱不禁风，不可能给人足够的滋养。我们已经看不到生命的世界，也忘了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其他的生命而存在这个事实。而且往往这样做的人都是身处这个时代的前沿，遗憾的是他们的智慧久睡不醒。

辻  身处时代前沿的人，指的就是各个领域所谓的专家们吧。考虑问题的时候，缺乏全局观，只是大肆标榜一些片面的知识。这种做法的危害，在蕾切尔·卡逊的关于农药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里就有所体现。

川  是的。比如说将虫人为地分为益虫和害虫，就是因为忽略了自然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这个事实。在生命的世界里，虽然每个生命体都是单独存在的，但是其在根源上都是一体的。我们必须了解“相对”一定是源于“绝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完全沉浸于“相对”里，就会出现诸如将虫分为益虫和害虫，然后研究开发出消灭害虫的杀虫剂的现象。再如将草和作物们分开，并以草为敌，然后研究出除草剂。如果看不到真实，有时候连益虫也会一起杀死，生产出很多破坏自然秩序的东西，引发更大的问题。替代能源也是同样。蔬菜工厂标榜自己“新鲜的蔬菜”、“干净的蔬菜”、“了不起的技术”，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生命世界的绝妙、美丽，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恩惠、富饶和生命力。我们还必须知道，为了培育那些柔弱的蔬菜，我们无端耗费了多少能量？真正的智慧是指什么呢？指能够看得见事实，并且能超越“相对”而用“绝对”的视角来看问题。在农业领域，如果不能发挥“真智”的话，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加速人类灭亡的进程。

## 2.6不要让人生之道脱轨

辻  我觉得像“绝对”、“一体”、“全体”这样一些词，跟我刚才提到的“整体”这个词是相同的。这本书是我的“悠然簿”系列丛书的第8卷，第6卷是和上野圭一先生的对谈录《慢药全疗》，副标题我用了“整体健康论”这个词。“整体”这个概念，最初被用于医学和生物界，后来慢慢渗透到了其他行业。来源据说是对现代科学中的还原主义的反思的结果。还原主义，借用川口先生您的说法，就是将事物区别的化、相对化。具体地说，就是像机械分解那样将一个现象根据其他要素分割到不可能再细分的程度，以此来对该现象进行说明解释。当然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细分化的过程，在这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这以将世界看成机器的机械论世界观为前提条件的。现在的科学已经相当专业化，但是越往细部研究，就越容易忽视细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看不清整体的面貌了。这是川口先生您说的被“相对”淹没。

川  但是，至不是说把所有部分集中起来就是全体，就像治疗的时候，不是说把所有的治疗方法都集中起来就可以起死回生。想要把细分化的部分变成整体，还是停留在细分化的范围内，所以只可能是相对的一种堆积。我们必须要培养自己看清生命世界的“真眼”和拨云见日的智慧。

辻  就像“不二”这个词，佛教里也有提到。指由现象被区分开的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川  虽然是两个但是又无法割开的一个，或者说本来就是一个，被区别成了俩。对于生命世界和存在于那里的生命个体来说，因为没有形状、颜色、气味，现代科学文明再怎么对其无休止的细分、分析都是看不到其本质的。换句话说，用来看细分物质的眼睛是无法驾驭宇宙、自然界、生命世界和绝对界的，也是看不到生命的。当我们用显微镜或者望远镜将生命科学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调动“心眼”来捕捉那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因为科学的目的，无非就是试图将生命和真实变得更详细而已。

因为无视生命的存在，现代的物质文明、科学文明和消费文明带来了对自然界的破坏，促使人类社会走向灭亡。无视生命的科学是无法为人类和平服务的。我们还不知道在忽视小到个体生命，大到整个宇宙的生存法则的情况下去操纵基因和核动力是多么危险。在农业领域也存在着转基因问题，通过操纵基因，创造出很多按照自然法则原本无法生长的生物，而这些生物已经渗透到了自然界和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又或者仅仅靠改变基因的组合构成而促使新的生命诞生。我们往往惊叹这样的技术的神奇，殊不知这是源于人类的无知和愚蠢的科学文明，是让人们忘记知足、偏离幸福之路的物质文明。如果我们想找回尊重生命的真的科学，就需要那些站在时代前沿的人们拥有“真眼”、“心眼”、和“慧眼”。

辻  如果从现在开始，以农业为中心将我们生活的世界重新创造一次的话，川口先生心目中的10年、20年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在年轻人当中，有一种对农业生活的向往，不是针对单纯地作为商品流通的农作物，而是认识到农业是养育我们的基础，所以从城市回到家乡从事自然农法。当然现在这样的人还只是一小部分，您觉得这会在未来变成一种社会潮流吗？

川  嗯，如果要勾画未来的话，我眼前浮现的将是在富饶的大自然的怀抱里，人们以农为生，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一幅画面······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愿望，但是我好像还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呢。我们面对今天的问题，想出的正确的答案也适用于明天，是一种普遍的真理。所以说今天如果正确的话，明天也可以得出正确的答案。重要的是现在，所以我不太会去考虑明天会是怎样的。但是要说到以后的话，我觉得政治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从事行政工作的人都必须觉醒。教育者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成长。如果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从事自然农法的人会慢慢增多，每个人都改变的话，整体也就会由内向外得到改变。

辻  这样一来，有的人以农为生；有的人主业搞艺术，只是闲暇时种种地；还有的人做不到这些，则为了支持自然农法的发展而购买大米。这样这个圈子就会越来越大。

川  是这样的。可喜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各地出现了。

辻  当初助您开创自然农法的时候，单枪匹马、形单影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您的身边，接触和学习自然农法的思想。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开始独立从事自然农法，有的人则致力于传播在我们的思想。您预想到了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吗？

川  完全没有想到。我最初开始搞自然农法只是把它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对它未来有何发展并不关心，也从来没有过要改变世界之类的想法。所以无论是在学习班还是各种讲演会上，我都没有说过诸如“尽快让自然农法来挽救这个世界”、“看看现在的环境问题就知道转换成自然农法刻不容缓”之类的话。这样的话我是说不出来的，就像我自己一样，必须明白，生活方式这种东西，是无法强求他人去改变的。我从来没有劝过人“干自然农法”，相反对于那些想从事自然农法的人，我一般都会再三叮嘱：“你的家人反对吗？”、“千万不要勉强”、“不要搞的和自然农法同归于尽啊”······被问到，我也会直言不讳：“我觉得你并不适合搞农业。”让他们慎重地反复地想清楚。因为我深知靠自然农法养活一家老小的不易。就算我反对也要坚持投身自然农法的人自然会做下来，因为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必须由自己掌控。

辻  仅仅靠实践自然农法是不可能看到期望的变化的吗？

川  虽然自然农法给出了一个答案，但是不仅仅关乎农业，重要的是促使教育、医疗、政治、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人们改变意识和价值观，寻找出真正的答案。以“红眼睛自然农法学习班”为首的各种自然农法的学习基地都不会刻意的宣扬、赞颂自然农法，而是努力成为传达事实、供学员们综合学习、思考如何生存的场所。通过合理的分工，每个人都能从事与自己的能力相当的工作，并因此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不偏离生命之道、为人之道的同时，阔步自己的人生之路就好了。

辻  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我的人生路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合三为一的吧？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三者却分崩离析，好像不偏离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就无法走自己的人生路一样。

川  破坏自然环境就是偏离了生命之道，而陷入金钱、名声和贪欲的泥潭无法自拔则是偏离了为人之道。我们应该在不偏离为人之道的基础上，走自己的人生路，过自己的生活。当然我说的这个自己的人生路并不一定是农业，适不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有学习自然农法的人发现了自己的艺术资质而成了陶艺家，想救死扶伤而当了医生，或者在教育的第一线教书育人，都是很正常的。

## 2.7生命之道，为人之道，我的人生之道

辻  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我的人生之道本应互相重合，但是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它们各自独立而存在，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你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吗？

川  比如说，过去的我曾经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这样干了20余年的农业，可谓完全偏离了生命之道。与此同时，为了贪图便利，肆意地使用石油和除草剂，每天都想着如何卖个好价钱以增加收入，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偏离了为人之道。然后我也没走自己的人生路。我曾经狂热的梦想成为艺术家，对农业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已而为之，没能走上自我追求的人生之道。或者也可以说，偏离了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的我的人生之道，并非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现在我和我的家人，会考虑吃我们种出的农产品的人们的健康和安全，种出安全健康的作物，收获喜悦和安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道。而且在我的田里坚决不用农药和化肥、坚决不翻耕的，这也是遵循了生命之道。而且作为职业农民以自然农法为生，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道。

辻  很了不起。川口先生您说的“我的人生之道”并非是各种职业吧。

川  以我而言，最后没有做职业农民了，所以职业上不能算农夫。然后也算不上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艺术家，或者治病救命的人，再或者教育工作者，因为我都没有从事上述的任何一种职业。我所讲的“人生之道”并非选择一种职业钻研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包含了很多职业如农业、艺术、医学和教育的要素。

## 2.8做自己的主人

辻   虽然自然农法是连接生命之道的基础，但是也不是说在职业选择上谁都适合做农民。要说起来的话的确是这样子的呢。

川  有一个青年在我这儿学习了自然农法，然后在结婚的时候，下决心买了地和废弃的农舍，准备成为职业农民。他问我：“您看看我的农舍和地吧，我想听听川口先生的意见，希望您直言不讳。”我回答他：“自己的人生应该自己做主，首先我知道你明白这一点。然后就我的感觉，你并不适合做职业农民。以你的资质来看，有其他的更适合你的工作。”现在他真的开始在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了。

辻  为什么您不赞成他干农业呢？

川  这个青年有很大的热情和干劲，而且诚实敬业。第一年就能够种出稻米了，而且非常用心的在做每一项农活。用他的话说，“我真的很喜欢自然农法，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路。”但是这跟要作为职业农民做下去完全是两码事。适不适合、是否有天资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份职业做的是将生命传承的工作，所以对从事这份职业的人来说，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天分相当重要。农业对谁来说都非常重要，也是干起来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很多人都会搞个家庭菜园、园艺之类的，但是真要把它作为安身立命的营生，有可能会选错。

辻  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那些就算是意志坚定想投身自然农法的人，你也不赞成他们跳进来呢？

川  比如说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强壮的体魄，或者完全不懂农业，哪怕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因为没有生在农家、长在农家，有时候就算意识上想改变也会出现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积累而干不下来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反过来说，哪怕是很讨厌农业的人，只要长在农家都会知道农业最基础的东西，这是根本的不同。所以，就算是意识上有了改变，身体跟不上也是不行的。当然要是非常努力地做的话，也是可以种出粮食来的，但是要想达到职业农民的水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辻  如果这样说的话，自然农法就很难推广了，这个世界就会很难得到改变啊。

川  但是意识会改变。不从事农业，也可以在各自的领域中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传播这种意识。这样一来，找到“生命之道”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辻  看来，让有意识想改变的人参与到自然农法的实践中来使他尽快得到推广，这样的想法也是一种变相的效率主义啊。

川  如果真那样的话，我有可能变成自然农法的教主了。这是非常糟糕的，而且相当危险。

辻   但是我想一定有人想把川口先生您奉为教主吧。

川   教主一旦产生，就意味着偏离了为人之道和真正的宗教本意。不能一味的想着增加信仰者，也不能将重心放在如何维持教团上。真正的宗教应该是教给信仰者真实，并让其做到真正的独立。信仰者不能将教导者视为绝对存在并对其依赖。对于那些来学习的人，重要的不是把我奉为教主，而是自立，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真要用“教主”这个词的话，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教主。在某个时间段，我可能还是大家的老师，但是过了这一段就需要自己独立走下去了。

辻  释迦牟尼就没有组织教团。

川  是的，但是释迦牟尼并没有让弟子在悟道以后各自回家，所以随着弟子越来越多，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大集团集体去往各地说法。这样的话，作为弟子是很难获得自立的。作为教导者，应该让弟子各自回家，走自己的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辻  原来如此啊，不能都教导者转。

川  是的，如果那样的话，教导者就有点自我迷恋了，会因为这种迷恋而成立教团，制定教义，最终引起纷争。如果每个人都不自立，都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路，那么终将会引起混乱，我觉得。

## 第三部分 答案在这里

**3.1战胜病魔，告别中医，获得自立**

辻  因为川口先生曾经自学了中医，所以在这儿想跟你聊聊关于医疗的想法。记得我第一次见您时，拜读了《通过自然农法超越农业》（蜗牛出版社）这本书，书里提到“农业、医疗和教育是相同生命历程的3个不同侧面”，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读到此处时的激动。

川  期望逃脱病魔的侵扰，是天下众生的愿望，而真正的医学的确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一大课题。在世界各地，各种治病救人的历史不断被书写，时至今日，西洋医学成了主流。为了解决如今西医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为替代医疗手段，中医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虽然今天仍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医却不是真正的中医。在西洋背景下诞生的是西医，东方土壤下孕育的则是中医。但是如果中医只能作为西医的替代品而出现的话，这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是没有东西方之分、在任何时代都适用、具有治愈所有人的所有病痛的一门医学。关于中医，早在2000多年前的医学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就已经有所记述。这两本医学著作是由中国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博采众长、集前人之大成而写下的。在该书的序文中，他这样写道：“现在的人们忽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不管是医生还是一般人都牺牲身体的健康去一味的去追求地位、名誉和金钱。”批判了当时都市文明的过度荒废和人们的愚蠢行为。“惊怪当今社会上的读书人，竟然不重视医药、不精心研究医术，对上不用它来治疗君王和父母的疾患，对下不用它来拯救百姓的苦难，对自己不用它来保全身体长久健康，不用它来保养他们的生命。只是真想追求荣华权势，仰慕权贵豪门，迫不及待地一味追求名利地位。重视名利那末节，轻弃身体那根本，使自己的外表华美，却使自己的身体衰败。皮不存在了，毛将附在哪里呢？突然遭受迅猛的邪气，身染严重的疾病，祸福到来，方才震惊战栗。有的降低身份，屈身相从，恭敬的盼望巫祝来消灾降幅，等到巫祝办法用尽，只好归于天命，束手待毙。有的拿可活百年的寿命，把最真实的身体，交付给平庸的医生，任凭他们摆布。唉！他们的身体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消灭，变成死尸，深深埋在地下，让亲人白白地为他们哭泣。痛心呀！整个社会上追求名利的读书人昏沉不醒，没有谁能觉醒省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像这样的轻生，哪还谈得上什么荣华权势呢？他们近身时不能爱护别人、了解别人；退居时不能爱护自身、了解自身，遇到灾祸，身处困境，愚昧无知，蠢得如同游荡的鬼魂。可悲呀！在社会上奔波的读书人，争相追逐表面的荣华，不保重身体这一根本，忘却自己的躯体而求身外之物，危险得如履薄冰、如临深谷，竟然达到这样的地步！？这样下去，人将不为人，我们伟大的医学也将无法传承下去。故写下此著作，以期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医学资料。”后来远涉重洋去中国取经的和尚大师将该书介绍到了日本，经过众多医学家的研究钻研，在明治中期的时候中医达到了鼎盛时期。

辻  这个序文好像描述的也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啊。

川  其实在当时，偏离自然规律的都市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了，今天又再加上了科学文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制造出来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毁坏。

辻  而且这种毁坏的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川  陷入了黑暗混沌之中。进入明治时期以后，中医就渐渐地被忽略了。

辻  我们现在一般说的“中医”跟川口先生您说的“中医医学”是不同的。对于很多只知道西医的现代人来说，中医学的世界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对于这样的读者朋友，您能再跟他们讲讲中医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吗？

川  中医以事实为据，贯穿各种理论，是人类社会拥有的宝贵财富。3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古典医书，也运用中医给亲人朋友们治过病。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到了这门医学的博大精深。我已经去世的母亲、我的妻子和三个小孩，30多年来一直享受着中医的恩惠。它总能找到病痛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每次都是药到病除。很多人觉得中医见效慢，其实并非这样。比如说伤风感冒，如果及时正确的进行治疗的话，一味药便可见效。但是慢性病的话，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治愈。但是如果误诊，这一味药就会使病情恶化，有的甚至危及性命。能治病的药同时也是可以夺人性命的毒，所以医生责任重大，必须刻苦钻研。还有人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这也是想当然。中医所用的药材都是自然界里正在生长或是已经死去的东西，主要以植物为主，还有动物、矿物质。液体有水、醋、酒等，有时候甚至用倒排泄物。中医在配药的时候，会用到上述材料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靠的是这些材料的性能和功效，讲究适量适地。今天我们搞科学研究时经常会抽出某种物质的某种成分，但是中医不会这样。把药材碾碎用蜂蜜调和做成药丸，或者碾成粉末直接用水吞服，再或者煎成汤药。根据每天身体状况的变化而调整用药剂量。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状况，正确判断病理和病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初进行望诊，然后再把脉，诊断腹部（触摸肚脐的上下周围没有骨头的地方），观察舌苔，最后听患者对自己的病状及身体、心理各方面状况的描述，比如饮食、睡眠、大小便情况等，逐一问答，然后再开方下药。在治疗过程中，会根据患者的非常细节的描述和情况反应来控制药剂药量。说到底，是由医生和患者共同参与治疗。治疗并不是要将引发疾病的病毒、细菌都杀死后赶出体外，而是对病人的身体进行调理，预防病毒侵犯身体的其他部分。自然界的所有动植物，从作为食物的稻米、小麦、大豆到作为毒药的附子、大黄及芒硝等都可以作为中医的药材。

辻  毒药？

川  对。身体虚弱的人感冒的时候服用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药汤里都加了附子，就是捕猎的时候涂在箭头上的毒药附子。

辻  就是乌头啊。

川  是的。就像在生命世界里原本没有害虫和益虫之分一样，毒和药也没有明显的、一成不变的区别。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可能是毒药，但是却可以让垂死的人起死回生。所以，中医特别重视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症的情况来进行诊治。但是一旦误诊就将断送人的性命。

辻  原来如此。

川  病因所在的部位不同也会导致治疗手段的不同。比如说如果病因集中在体表，但是体表紧闭的话，就要采取打开体表的治疗方法；如果病毒已经侵入体内并造成便秘的话，则要采取打开出口的治疗方法。

辻  “紧闭”是指什么呢？

川  在感冒初期，身体会自动紧闭体表以抵御病毒进入体内。外邪指寒气、湿气、邪气、恶气、病毒和细菌，它们侵入身体，破坏其正常的机能。但是治疗的时候却不会针对外邪，而是打开已经被外邪侵入的身体，让其与宇宙外界成为一体来进行治疗。而且治疗的时候要正确判断体质的强弱，如果刚感冒则体质强的服用葛根汤，弱的服用桂枝汤······要根据患者体质或者生命力的强弱来下药。

辻  哦。在前面我们谈到欺辱问题的时候，您说过“答案在我们自己身上，只能从这里来找”，这跟中医的治疗法则也吻合呢。

川  这是生命世界的根本。生命力强、体质好的人，身体会做出紧闭皮肤的反应将外邪堵在体表，但是因为体表紧闭了，外界无法与身体联通，水分和血液都不能正常循环流动，正常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就算是针对同样的感冒，治疗方法也可能不同。要根据患者体质的强弱、病因存在的部位、病症的严重程度来诊治。比如说，如果感冒已经侵入体内，患者已经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时，仍然用葛根汤来试图打开体表的话，不但得不到好转反而会使病情加重。因为病因已经由体表移动到了体内，发生了变化。

## 3.2强悍，柔弱，病魔

辻  听您讲了这么多，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首先是生命力的强弱问题。刚才川口先生提到了生命是有强弱之分的，现在的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个抛弃弱者的社会，主流思想似乎总在推崇强悍。但是我想问的是，难道强弱真的就能代表价值的高低和优劣吗？而且强和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会随着时期的不同不断变化。比如说，少年期和壮年期不同，夏天和冬天不同，早和晚也不同。还有，在有的文化语境里的强悍，在另外的文化语境里也有可能是柔弱。当然对于同一个人来说有强悍的时候也有柔弱的时候，那根据什么来判断这个人是强是弱呢？对这个我也有疑问。

川  我们现在说的是治病的问题。我指的是生命力，跟人的价值和能力的优劣无关。说生命力有强弱，必须要明白这里的“生命力”和“强弱”指的是什么。作为生命载体的身体本身是有强弱之分的，大家不可能完全相同。就算是同一个人也有健康强悍的时候和劳累虚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区别。当我们用绝对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时，相对的区别就会变得正确。就像辻先生刚才说的，青年期跟老年期有区别，夏天和冬天也有不同，就像我们要这样区别生活一样，治疗的时候也需要区别对待。我们必须了解区别代表了什么以及明确这种区别。

另外，这跟人格和人性毫无关系。在人类社会，如果掉入相对界，用对立的态度来看待事物的话，将会招致不幸。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是因为人缺乏人情、迷失了为人之道带来的，并非身体和生命力本身的强弱造成的。我刚才说的强弱，是指每个生命体的强弱，因为肉体和生命无法分割，所以也指身体的强。，每个人在肉体和生命力上都有差别，不是人权意义上的差别，而是生命本身的不同，也可以理解为有区别的差异。在生命世界里，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去看，都会有区别。因为有强弱之分，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尽量让柔弱的人可以恢复健康。那什么才可以说是健康呢，我觉得应该可以活到100岁的强悍，治疗就是要帮助患者找回这种强悍。对于生命力强的人，采取斯巴达式的进攻性治疗，而对柔弱的人则采取补给的温情治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救死扶伤。

辻  这样说来，天生柔弱的人就只能认命接受这个事实了吗？

川  是的，只能这样。所有的生命体的强弱都不同，只能接受现实，经营好自己的每一个今天。

辻  但是，强悍的人也有柔弱的时候吧，就像柔弱的人也有强悍的时候一样。当我们说到生命力的强弱的时候，怎么来看强悍的人的柔弱呢？

川  肉体的强弱、内脏器官的强弱，都是关乎治疗的。一个人整体的生命力很强，但是也会肠胃很空虚，也有可能年轻的时候酒喝多了肝脏不太好。也有生下来肾脏就特别虚弱的人。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这种虚弱就不是什么命运安排了。如果是天生的话，只能接受现实，然后通过治疗来改善虚弱的体质。肠子不好出现慢性腹泻的话，通过治疗让肠子的功能更加健全从而从腹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中医必须判明生命力的强弱之后再开始治疗。

辻  我还想问问您关于残障的问题。比如说因为事故成了残疾人，或者生下来就带有残疾，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来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弱势的。他们这种“弱”跟生命力的“弱”有区别吗？

川  不管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事故造成的，残疾和我说的生命力的强弱都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两码事。在残疾人当中也有生命力强的人和弱的人，身体健全者也一样。对于带有先天性残疾的人来说，正视事实、接受命运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治疗的话，一定是可以治愈的。

辻  我们在前面曾经聊到过“整体治疗”，“整体（holistic）”这个词来源于表示全体的“whole”一词，而“whole”这个词又跟表示健康的“health”和表示治疗的“healing”同源。这样看来，病痛就是整体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而健康状态则是身体的平衡得到了维持。

川  原来如此。

辻  世间万物都因某种联系而成为一体，在川口先生您所说的绝界中，由于断了某种联系而导致平衡遭到破坏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痛，可以这样说吧。但是，病痛同时也会让我们意识到要去恢复这种联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也许不能单纯的说生命不好、健康好。有一次，我和共著《慢医全辽》的上野圭一先生一起去大阪做了一个脱口秀。当时坐在前排的几个女性听得非常认真，看上去也特别有精神气儿。后来跟她们聊才知道都是癌症患。，我印象很深的是，她们说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得了癌症以后感到了最大的幸福。所以说患病也可以拥有幸福，或者说更进一步说，我觉得也是有因为病痛而存在的幸福这种事情的。

川  想赶快好起来、不想生病、想一直健康，我想这应该是所有人普遍的愿望。讨厌病痛、追求健康并不是什么单纯短视的事情。您刚才讲到的癌症患者们说到的幸福，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癌症得到了治愈，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不可以随便说什么“病痛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宁愿不要那么快就治好”之类的话。医生该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地控制病症的发展，让癌细胞恢复正常。如果做不到这些只是一味的想通过精神疗法来解决问题的话，是医生的失职。

辻  但是实际上也有通过使用精神疗法使病情得到好转的案例啊。

川  作为医生，应该从心理、精神、饮食生活，甚至价值观和人生观各个方面对患者进行积极的治疗。但是，在做这些的基础上，医生最主要的还是对患者的身体进行治疗，不能本末倒置。如果只注重精神，那就是宗教的领域了，变成了“这个必须自己去领悟”。是的，我们会因为生病而反省自己之前的饮食生活、生活方、，价值观等，但一味地只是抓住精神不放的话，也有可能造成精神紧张，很多人会因此责怪自己。所以，医生必须在安慰患者的同时，全力以赴地治疗他们的身体。

辻  关于您前面说到的“答案在自己身上”这句话，那“生病也是因为自己这方面出了问题导致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川  因为是一体的，所以问题两个方面都有。自然界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会伤害我们。比如说只是温度的改变就可能让我们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但是“他”是改变不了的，而且问题也确实出在“我”的身体上，所以要从“我”上下手来解决问题。比如说，受寒了则取暖加衣服，但是要是风寒已经侵入身体内部出现腹痛拉肚子等症状了，就需要借用中药来暖身子了。诸如此类，搞清楚出在自己身上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也包括精神上的。

辻  因为对手是无法改变的。也可以说是不以对手为敌吧。这跟西医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呢。我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疑问是因为我对“自我责任”这种论调的反对。还是在当年，发生了几个去伊拉克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被绑架的事件。当时，这名受害者遭到了全日本的一致批判——“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跟当时小泉执政期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潮流不谋而合。在“为自己负责”、“自己做出努力”这样的口号下，福利被消减，教育变得趋于竞争化，一种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悄然蔓延。在这样的价值观下，被裁员丢掉饭碗，或者是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被归咎为“自己的责任”，包含着典型的试图抛弃弱势群体的强者的本位思想。我对这个是持反对态度的。虽然刚才您对“答案在自己这里”做了解释，我也理解了。但是我仍然无法理解的是关于您说的被欺负的人身上存在的“吸引欺负者的要素”这句话。

川  当然，肯定是欺负者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对方又无法改变，那只有从自身着手了。做到在被欺负之前就变成不会被欺负的人，我们必须深究事情的原因。能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些东西吸引了欺负者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关于“驾驭自我”的问题。小孩依赖母亲是因为自己还不能站立，母亲因为亲情疼爱而让小孩依赖。依赖型的“驾驭自我”，会勾起对方的某种情感因素。这会带来幸福也会带来不幸。

辻  现在的时代恐怖主义盛行，有可能某天你只是走在路上就变成了牺牲品。这种情况“自己存在着问题”也说得通吗？

川  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现在发生了太多成为恐怖主义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我们拒绝恐怖主义、拒绝纵容恐怖主义的国家。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幸，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接受事实。“如果那时候我心情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逃过这一劫了”、“要是早几分钟经过的话，说不定就得救了”、“因为和家人吵了几句，所以出门晚了”等等。在生命的世界里，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被夺去生命。比如说，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同样的在地震中命丧黄泉。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领悟到，生和死都是同一个生命活动、都同样重要。我们生之喜悦，也逝之怡然。人生需要太多的领悟。

## 3.3不抛弃，不放弃

辻  通过家母生病到去世的这个过程，我深深的思考了“治”和“愈”这两个词。川口先生你用这两个词吗？

川  人们采取治疗方法来对付病痛叫“治”，生命活动中自身达到恢复为“愈”。可以说，治疗者就是要做到“为愈而治”。“治疗”、“帮助”都是人的自然行为、都是医生的职责。

辻  我一般是不去医院看医生的。有的时候喉咙会痛，但是过几天自己自然就好了。这就是刚才所说的“愈”吧。

川  我们通常说“病好了”。如果自己好不了，不治疗的话喉咙就会不舒服。这时候通过“治”以达到“愈”。

辻  这个“治”和“愈”的分界线是很难界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不吃药，仅仅是多数口，病就慢慢好了。以前我运动的时候伤到过腰，现在自己经常做做体操、瑜伽之类的，腰伤从来没犯过。这个到底是治好了呢，还是自愈、不需要治疗呢，很难说得清楚。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归到“治”里面呢？

川  这是一种“治”的行为，引起了“愈”这个结果。

辻 但是“愈”不仅仅是作为“治”的结果而存在的，西医的问题就是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自我治愈力的存在。所以有时候无法解释为什么病好了。

川  自我治愈力，或者说自然治愈力，其实就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生命力弱的时候，没有自我治愈能力，靠近死亡。而西医是没有真正搞清楚“愈”，或者说是不知道真正治愈之道的医学。也就是说它不知道为什么会生病，真正的病因是什么的医学和治疗学。

辻  现在，在学生中间，换皮肤过敏和花粉症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也有跟新化学物质有关的病。川口先生您自身也曾经深受农药之害。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电磁波的影响、环境污染大多数情况下是看不到的。说二氧化碳的含量如何如何，其实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当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的时候就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生存，仅仅着手解决病痛是不够的。而另一方面，很多人试图通过自然农法和中医来解决问题似乎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虽然可能不能真正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没有那些辅助手段、第二选择，从可以开始着手的地方迈出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您觉得呢？比如说，想要为下一代着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选择有机的或者不含农药的食品。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我们不应该应该喋喋不休的去跟他们说某某农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食饵疗法有很多缺陷之类的问题。而是退而求其次，先从能做到的做起，一点点的积累，最终必定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川  的确如此。不管是追寻真的道路还是成长都有一个过程，对错误的修正也同样如此。一夜之间是不可能卷起一场大革命的。我们只能在各自的领域、在明白真的答案是什么的同时，从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做起，一步步地朝那个真的答案靠近。但是要让每个人都能悟出那个答案是什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辻  对于川口先生您的想法，我虽身有同感，但是对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就算想从事自然农法也必须接受没有土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盘算着钱包里还剩多少钞票而徘徊于自然食品店和普通食品之间。

川  当今的社会确实有些糟糕啊，必须得改变······真心希望能越变越好。

辻  是啊。但是刚刚说到那些人，就算有犹豫和纠结，仍然有人会选择自然食品，我想我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吧。对于这样一些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川  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明白生活的珍贵和不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陷入贪恋和不安的漩涡，感受不到生活的珍贵和来之不易的话，生活将变得非常痛苦。应该正视并坦然接受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一点点地解决问题。不喜欢城市那就离开去大自然怀抱中的农村生活。

辻  您觉得远离城市会好一些？

川  这倒不一定。主要是看是不是适合自己。只要找到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的人生之道，并沿着它们一直走下去，在哪儿都可以收获幸福。不抛弃、不放弃，看清人生的方向，积极向上地生活。自然农法可以说是帮助你看清人生方向的一个手段。

辻  城市里的人来到农村，会发现“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当他们有了这样的发现之后再回到城市中，生活会跟之前都完全两样。

川  这是一种很大的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至关重要。因为无知会造成诸多问题，甚至引发不幸。经济、教育、医疗、艺术、政治等领域的人们都应该重视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之道，大人们意识到问题，积极地寻找改变，再帮助下一代改变，这样的传承接力是非常重要的。

辻  生活在城市里，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也可以找到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之道吗？

川  当然可以啊。城市也跟农村一样，都存在于宇宙之中。虽然城市里大半的东西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但是只要不被那些人造的东西淹没，也是可以在意识上与宇宙和大自然形成一体的。相反如果不能与宇宙形成一体，就算住在农村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平安、和平的生活。城市里的消费者和农村的生产者也是融为一体的，消费者想要生存必须得让生产者也生存下去，同样生产者的生存也必须以消费者的存在为前提。如果不能和周围的其他生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就算我们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也无法生存下去。要走到那一步，必须和宇宙、大自然和生命世界融为一体，找到为人的正确之道。

辻  关于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每个人都可以治愈自己的病痛，做到自立，这当然很好。问题是我们做不到这样，所以需要到医院去看病，成为医疗的消费者。

川  是的。医生因为患者的存在而存在，并在为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得到成长。而患者则为医生的治疗活动得以继续生存。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同样地，住在城市里的人如果想要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就必须让生产者先生存下来。所以，消费者不能想着要买更便宜的食品，生产者也不能想着要卖个更高的价钱。双方之间有着一条相互为生的界限，越过了它，就会破坏这种和谐关系。

辻  因为可以卖更好的价钱而转入有机农业的人也大有人在啊······

川  我们不能那样一味的追求附加价值，如果脱离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而将会造成偏离为人之道的悲剧。

## 3.4活好每一分钟

辻  自1997年创立了NGO（非政府组织）“树懒俱乐部”以来，我和我的伙伴们就一直在试图用“慢生活”这个词来解释睡觉、休息、以轻松的节奏来享受生活这些活动的意义。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时代，连营养液的广告都可以煽动性的叩问：“你，可以24小时连续奋战吗？”但其实更需要我们重新发现“舒缓”、“慵懒”、“休闲生活”的价值。我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人类社会就是很多强悍自立的人用速度和强度互相竞争而构成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都会因此而需要依赖他人。大家互相帮助、互相补给，正是通过这一脆弱的一面，大家被更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形成集体或者社区，共同生活。人类不应该觉得征服了大自然所以强大，而是应该在依赖大自然生存的同时，保持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谢。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脆弱”、“柔弱”，所以用了作为动物的树懒来作为我们的标志。

我们非常重视“加减（iikagen）”这个词。这个词有很多种意思，往不好的方向来说，是敷衍、含糊，但是往好的方面来说，则有明白事情的度、适度的意思。最近我觉得“刚刚好”这个词也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了自己对“刚刚好”的感觉，这是上百年、上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产生的独特感觉，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这跟川口先生您讲的“知足常乐”也是相通的。但是在看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工作状态后，很多发达国家的人却大肆批判：“完全没有工作热情嘛”、“太懒散了”、“明明在偷懒啊”。这明显是一群“不知足”的人对一群“知足而乐”的人所抱有的固定印象。

最近的新闻报纸经常会提到“农业法人”相关的事儿。因为农业首次摆脱了常年赤字的尴尬境地，一家有名企业的老总开始忧虑了：“这样下去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变成懒汉有的时候下去的社会了。”按他的话，所有的福利保障都应该统统砍掉，建立一个完全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我们，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只能自己负责。但是我们却想生活在一个弱者也能自由生活的社会。病人、残疾人、老人、小孩以及他们的家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也可以和大家一样得到共生的社会，难道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吗？川口先生您怎么看？

川  首先，作为动物的树懒有着作为树懒的生活方式，它只是按照这种生活方式在生活而已，而不是在偷懒。因为只要这样就够了，它不需要再去追求更多的东西。通过树懒来反思人类自己当然很重要，但是在生命世界，不管偷懒还是不偷懒，无过也无不及，大家都在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只有人类好像很难轻易地掌握这种“适度”。

刚才，不管是那位农业法人的老总的说法，还是辻先生您的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同时也都各自存在着问题。人类要生存下去肯定需要很多必要的东西，但同时也有作为人的“本分”存在。无视这个“本分”，导致的就是今天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的诸多问题。我们每个个体都应该活好自己的本分。在集体、社会中，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力有强弱之分，智力能力也有区别，所以应该清楚这些差别，然后活好自己的“本分”。分工合作、共同成长、互相依存是社会形成的基础。比如说，婴儿在母亲的怀抱中吃奶，做的是婴儿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母亲不能代其行之的。再比如说，成年以后身体遭遇残疾的人，通过别人的帮助，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水平通过工作实现自身的价值。老年人接受年轻人的帮助，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家人、社会给予帮助，在这种帮助下，自己实现其人生价值。这才是遵循了为人之道的人类社会。过好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在这一点上偷懒懈怠，而且对于这样的自己和他人都采取容忍的态度的话，那必将带来人生的后退，逐渐失去生命的光彩和生气，走向死亡。对于社会来说，甚至会带来人类的灭亡。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喜好安逸、难以克服懒惰的特点。我们崇尚今天的都市文明和物质文明，正一步步走向荒废、退败、甚至灭亡，这正是由于人类内在的问题而引起的。

我中学一毕业就当了农民。每天只要在天还亮着的时候收工回家了，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愧疚；如果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以后再回家，内心则会无比充实——“啊，我今天又干了很多事情”，特别有成就感。天晴如果不下地干活，会有负罪感。母亲也总是让我干活儿、干活儿。虽然说雨天也有雨天要做的工作，不做的话就会影响其他工作，但是我不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一干活儿就会有种莫名的安心感。虽然我觉得应该像您说的那样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天晴就下地，下雨则休息，但是，却很难做到，应该克服啊。

下雨天，作为农民也是有搓神之类的活儿要干的，以农为生，这样的时间也很必要，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必须努力工作获得收入。当然，不能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夜以继日的干活儿，弄得劳心伤身以至于偏离了生命之道。

## 3.5再谈强悍和柔弱

辻  当今的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川  是啊。

辻  现在就是这样，一些人，用某种强势将自己武装起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拥有着这个社会的支配权。而弱势群体却在被这个社会遗忘和抛弃，丧失自己在社会中本应有的一席之地。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一样，同一个人有强悍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或者有时候强悍、有时候柔弱。而且人的一生也是在随时变化的。所以说，所谓“强”和“弱”非两个绝对的概念，但是我们的社会却越来越偏向弱肉强食的歧途。因此，我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您探讨同一个问题。“柔弱”并不需要我们去克服，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了“柔弱、”“脆弱”，我们才互相扶持、互相依偎，才形成我们的社会及其中的社会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人类正是因为有了柔弱的部分才得以共同享受生活的美好的。

辻  首先，有您刚才讲到的“弱肉强食”社会中的“强”和“弱”的问题。但是与此不同，我们每个人都要维系自己的生命是需要必要的强悍跟柔弱的。 每个人都必须独自生存，同时在社会这个空间里，也要掌控好自己的生活。生存需要强悍，实现自我价值也需要。但是这跟抛弃弱势群体的弱肉强食的社会没有丝毫关系。而我说过的看病时必须因患者生命力的强弱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更是完全不同的话题，得出的答案自然不同。说到弱肉强食，指的是处于对立关系的强者和弱者，这实际上是关乎人性的问题。但是我所说的则是，一个人想要在浩瀚无边的宇宙自然界和生命世界生存下去需要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培养这种生命力，在真正强大之后也不以弱者为食。其实真正的强者是不会以弱者为食的，只有弱者，抛弃了为人之道的愚蠢的人才会这么干。真正的强者不但不会这么干，相反会帮助弱者。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善良的人就会被恶人打败。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手无寸铁、爱好和平的民族被手持武器的人肆意掠夺践踏这样的悲剧数不胜数。

如果拥有了真正强大，是不会纵容恶人肆意行恶的。但是柔弱的好人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恶人行恶。比如说现在很常见的汇款诈骗，那些骗子真的是很可恶，骗掉善良的人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但是反过来想，其实作为受害者，都容易陷入不安情绪、轻信他人，多多少少缺乏独自生存下去的能力。换句话说，没有让自己足够强大到不让骗子能够得逞。我说的强悍是必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辻  我想到了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倡导的“satyagraha”，原意为“精神的力量”、“追求真理”，最后演变成了为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而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代名词。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非暴力看起来似乎非常弱势，但是甘地却坚信它是有强有力的方法并付诸实践，最终取得了胜利。

川  在现在这个竞争社会，有那种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也有不喜欢这种做法的人。但是就算不与之为伍，也会在竞争的漩涡中挣扎而疲惫不堪，严重的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培养得足够强大，遵循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之道，看得到幸福在哪里，悠然前行远离竞争。需要这种勇于离开的强大。不去妄想要爬上过高的职位，而是守好自己的本分，把能做好的事情做到极致。就算被人们孤立也可以享受一个人的风景，收获内心的满足与安宁。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在自己的位置上从容地过自己的日子。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不会排挤打压弱者，也不会允许其他人对自己排挤打压。但是如果是内心不足够强大的弱者，很有可能就会被排挤打压，并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妄自菲薄，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

如果能“知足”，过着内心平和的生活，就算在别人看来胆小懦弱也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也好，自己都不会在乎。不用去舔尝失败的伤口，也不会担心遭人排挤打压，更不会纵容恶行、欺负弱者，过内心充实平静的生活。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强者”。

辻  那我们可以用“柔弱的强大”这个词来表现吧。在圣经中，耶稣说过“力量正是在柔弱中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就算被别人觉得软弱，只要觉得这是在走自己的路，并能够从内心深处懂得“知足”，就是拥有了真正的强大。

川  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生命世界里，人的存在就好比沧海一粟。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已经很强大了。弱者要想在弱势的环境下生存，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心，能够感受得到他人的悲伤和痛苦、尊重他人。如果做到了这些，那就无比强大了。

辻  这种强大从何而来呢？

川  只要在被赐予的有生之年里，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正道，自然会变得强大。在养育我们的大自然中积极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收获所必须的东西。

辻  这种强大的力量，还是来自一种联系吧，和自然界的、他人的、自己所爱的人的各种联系。它们应该是这种力量的源泉。

川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这些联系，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智慧、能力和生命力都将被削弱。当然，家人、爱人和朋友都会给我们无穷的动力，人与人的相遇和缘分是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不可或缺的。但是要维系父母赐予我们生命所需的能量，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身体里还存在着智慧和能力，需要我们好好的培育他们。再有就是，我们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有大自然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肆意破坏自然生命界。一粒米里包含了它生命的全部，当它有一天被撒到大地上时，只要具备成长的环境，就一定会出芽抽穗。

辻  刚才您说水稻的种子里包含了作为种子存在的全部，那人也是同样的吗？我们其实生下来就具备找到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之道的能力，但是却无视它，做了很多多余的事情，破坏了我们赖以生长的环境。

川  是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从内伤害自己的生命，从外伤害其他的生命个体和我们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在田里翻耕伤害土地，破坏空气和水，破坏地球······损害了稻米的健康，也就间接地伤害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样地，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父母大人们都重复错误的教育方式，给小孩做很多多余的事，则会影响小孩的成长。尽管这样，我们人类还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个错误。不管已经处于何种危险的境地，都不反省自己的行为。如果人类不犯这样的错误的话，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垃圾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将不再成为问题，都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辻  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危机，但是自我修正的可能性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的，那就是希望。

川  就算没有意识到，但是生命本身是这么希望的。迷茫、挣扎都是这种自我修正的过程，但是我们也不能错过时机，如果一直在错误中徘徊，就不是过程的问题了，可能因为懈怠，也可能因为愚蠢······

辻  您的意思是说，坦然接受迷茫、挣扎的自己，这也是一种强悍。

川  这是很明显的觉醒和成长。然后在实践的时候，不勉强、不逞强，随着自己的心性发展，就是走向强大的开始，然后再慢慢地变得强大。青少年时期，我们常常为自己不强大而苦恼。因为脆弱，所以混乱、混沌、陷入黑暗当中，看不清自己的人生路。但是仍然拼命的想找到出口。尽管还不理解真正的强大的意义，但是有过强大的错觉，或是逞过一时之强，总是想着不管怎样都要变得强大······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生命世界时，会发现生命诞生的时候，都是柔弱可人的。稻子发芽的时候、小动物孵化出来的时候，都是小小的、弱弱的。人也是一样，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那么的弱小和可爱。这个时候不需要强大，在这个阶段就这么保持这个状态，自然会得到成长。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要养成智慧和观察生命、宇宙真理的能力，要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形成健全的人格。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真正的长大成人。

## 3.6生和死都是对生命的经营

辻  对于死亡川口先生您怎么看？

川  死亡，就是身体和存在于身体里的生命同时消亡。死亡来自自身的生命活动，而新生命的诞生则来自其他生命体的生命活动，所以无论生还是死，都是来自生命活动的。换一个角度看的话，死亡也可以说是发育、成长、成熟后的完结，然后再被带到另一个世界，不断地被运送，形状姿态会改变，但这是终点。一个人要度过婴幼儿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和壮年期。然后从青年期到壮年期之间，会创造出新的生命，然后到老年期，最后走向死亡。父母过了一生的结果是有了子女后代。

辻  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无法隔离开来。那从哪儿到哪儿是父母，哪儿到哪儿是子女呢？

川  父母和子女是融为一体的存在，但同时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生命体，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长，然后死亡。在浩瀚无边、无穷无尽的宇宙里，人获得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生命活动，然后走向死亡。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对寿命产生贪恋，就会恐惧死亡。生和死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必须得顺其自然。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都有开始和结束，所以生来的东西肯定会死去。生命的世界无休止的重复着这样的过程。一个生命消亡了，会变成另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生死轮回，没有终结。

辻  那您怎么看灵魂呢？有人说，人死了，灵魂就会离开身体，您怎么认为？

川  人死了以后，生命消亡，肉体也随之消失。养成的思想哲学、宗教信仰、艺术修养、包括人心都会随之消失，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灵魂自然也会离开肉体，回归宇宙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有寿命，最终都会走向消亡。47亿年前诞生的地球也会迎来消亡的一天，月亮、太阳和银河系的星星们也一样，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如此。随着死亡消失，之后新的生命诞生，进入下一个生死轮回。但是成就所有这些活动的宇宙却是无穷无尽的，没有诞生，也没有死亡。

辻  和存在于人身体的灵魂不同吗？

川  不管是宇宙、生命体、神，还是时空，所有的词指的都是无穷无尽、永远存在的宇宙。世间万物都是源于宇宙世界里诞生的生命，死后灵魂也将回归到宇宙世界。

辻  那您怎么看“生死轮回”？

川  因为世间万物都是源于无穷无尽的宇宙，所以会总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之中，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辻  那您对于在那种在现世积累功德已备来世过得更好的想法又是怎么看的呢？

川  这是会惠及子孙后代的善行。人的内心住着神佛也住着恶魔，讲到生死轮回，就必须尽早的赶走恶魔，发挥善性。人在行善积德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救赎，找到自己的路是必然的。

辻  对于恶人，几代之前就已经积下了罪恶，您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川  有啊。我们必须在有生之年驱除恶行，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性格、资质、生活态度，都或多或少会遗传给子孙。生命本身是无法割裂并持续存在的，善德和恶德也总是伴其左右。如果父母超越了祖父母那一辈的魔性，在他们的内心拥有了更多的神性和佛性的话，他们的孩子也会继承这种神性和佛性。生病也同样如此，如果现在不查明病因将病痛彻底治愈的话，有可能就会传给下一代。虽然传给下一代的病痛通过中医等可以治疗，但是重要的是要及时。

辻  现在各种各样新的化学物质不断出现，也导致了病症的增加。川口先生认为这些病症也是可以治好的吗？

川  是有限度的吧。这些非自然的化学物质，在引发病痛之前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但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因为我们的大自然中存在着治愈一切病痛的药材，人类也已经掌握了治疗技术。特别是古代的中医学，我跟它打了30多年的交道，完全了解它的神奇和博大精深。

辻  比如说我们开始染指转基因了，这个也可以通过中医解决吗？

川  很有深度的问题啊。虽然要看治疗能力和个人差异，但是我觉得中医应该能够解决吧，我一直认为，只要我们的肉体还存在，就一定没有治不好的病。

## 3.7年轻人，答案就在你们中间

辻  这次，和川口先生一起完成的这本对谈集，希望对年轻人能有所启迪。为了我们所有的年轻一代，在这里想跟川口先生再谈谈“应该怎样生活”这个话题。

川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前人的错误导致的貌似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从前人那里继承了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希望年轻一代们能够远离错误，正确地走自己的人生路。在生命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之道上享受真正的“生之喜悦”。希望他们能收获和平和幸福。

辻  是啊，我也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并不轻松，但是尽管这样，也要保持一种感谢生活的心态。

川  虽然不轻松，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领域找到摆脱危机困难的答案。到今天为止，人类已经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这所有的经验都印在了每个人的身上。希望他们能走上幸福和平的道路。

辻  实际上，通过细胞、遗传因子，生命仍然得到了延续。

川  是这样的。虽然说人们会在自然的生命活动中迎来死亡，但是不能犯错加快这一天的到来。宇宙的运转和生命的活动没有尽头，直至未来。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年轻一代们遇到了这样的时代。尽管这样，所有成功失败的历史和经验都得到了传承，我们可以用内在养成的智力和能力来找到真正的答案。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辻  答案在自己身上······

川  是的。找出答案的智力和能力，以及生命所有的历史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应该充分地运用它们。

辻  虽说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但是我们每个人也继承着全人类的经验，所以埋怨时代，埋怨父母是没有用的。

川  我们传承了全人类的历史，甚至是整个无穷宇宙的历史。所以对于能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态。宇宙界和生命界的活动虽然是无目的性的，但是却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让无目的的生命活动变得有意义。今天人类暂时变得愚钝，陷入了黑暗，但是我们可以找回我们与生俱来的神性和佛性、善良美好的心灵。因为我们是宇宙之子、神之子、天地自然之子。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纠正上一辈人犯的错误，走真正的幸福之路。他们不幸福，我们也会难过，我们这一辈人也需要尽早觉醒，我们再这样继续偏离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的话，将损坏年轻一代的生活舞台，将他们推向不幸的深渊。

辻  但是实际上这样偏离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的行为正在蔓延。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只要自己这一代过得好就行，只要人类自己过得好就行。

川  人们往往认为神是优于人的特别的存在，其实不是这样的。人类也不是特别的存在，是和生命圈的其他生物同等的存在。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要说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因为这种特殊，人犯下了诸多错误，对其他的生物造成了莫大的影响。在生命世界里，破坏生命舞台的只有人类。另外，对于自然界存在的问题，有时我们不需要去管它，因为这样就不会再招致新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时间终会解决的。比如说对于用过除草剂的土地，我们只要停止使用，过一定的时间，自然会得到净化，人不用插手。

辻  也有修复这种做法吧。比如说，把水泥建的东西拆掉之类的。

川  在生命的世界里，最好把那些人工的东西都去掉，虽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扔这些东西了。

辻  做减法当然很好，那加法呢，就不好了吗？

川  错误的加法就不好。比如说，为了解决化学物质引起的土地污染问题，投入投入新的化学物质希望能够净化土地，但是结果非但不会净化土地，还会引发新的问题。所以宁愿放着不去管它，时间自然会解决这个问题。

辻  现在生物的多样性还在不断的遭到破坏。对于这个问题难道只能靠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吗？但是也有人认为“必须得想办法恢复生态圈的活力”，您怎么看？

川  不要再破坏自然界、再损害生态的多样性就好了。自然界其实是不需要修复的。人类进行的修复，往往容易只以人为本而不去考虑其他的物种，这样只会带来其他的新的问题。而且也不需要去忧虑那些濒临灭种的物种，有灭种的物种，自然也有新的物种诞生。只需要一切都顺应自然就好。自然界本来是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干预的，它会不停地自我经营以达到和谐状态，在知道这些的基础之上，再在秃的山上植树造林是很重要的。

辻  因为是自然嘛。根据玛雅人的日历，2012年将是世界灭亡之年。经济体制的崩盘、气象的变动到人类的灭亡，人们议论纷纷。川口先生您关于这个问题有思考过吗？

川  如果在2012年，这个在人类错误的经营下产生出来的人类社会真的走向终结的话，我们必须建立社会的新生。人类犯的错误最终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气象的大变动、环境破坏、污染等问题，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错误的生活方式了。如果跟人类没有关系，是自然界内部发生的异变和变动的话，就只能接受现实。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力求做到最好。

辻  人类制造的系统崩溃的前兆，我觉得已经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困难重重的时代，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人类自己种下的苦果。可谓自作自受啊。

川  在弄明白结果和导致该结果的原因的基础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要尽力做到最好，就算今天人类灭亡也好，整个世界崩溃也好，我会做我应该做的事，下田干活儿。只能这样，而且也很重要。

辻  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明天，世界即将灭亡，我也要种我的苹果树。”

川  内心平安地过好每一个今天，直到生命消逝，这样美好的人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夙愿。

## 3.8我的生存之道

辻  让我最后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在这本书里，川口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自然农法。而且更进一步，我们也一同探讨了自然农法式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从自然农法学到的生存方式。自然农法不仅仅指我们常说的农业技术和农法，而是更具有整体性，更触及根本，是给我们的人生以启示的词语。特别是为处于现在这个危机深重的时代的我们，该怎样生存给出了一个答案。

川  人类要生存下去，很多领域都是必要的，如政治、教育、宗教、艺术、医学、医疗、农、林、渔、工业和商业等。而不管是哪个领域，都需要走正确的道路。自然农法涵盖了所有领域道路的基础，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的最基础的东西都可以在农田里找到。自然农法采用的是顺应自然的栽培方式，或者说人们用正确的方式来经营自然农法，所以适用于任何领域。如果政治家只是善于处理政治问题，而不懂得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的话，他也不可能施行善政，只会给人们带来不幸。不懂得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又怎么能实行好的农政和国政呢。

辻  这样说来，自然农法不但不仅仅是农法，而且也远不止是农业领域，不是单纯的专业领域或者说作为职业的农业，而是所有当代人觉醒的落脚点。

川  是的，它会告诉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人类追求很多东西，也被很多东西所吸引，从过去徘徊到今天而且仍在继续。哪里也不用去，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我们脚踩的这片土地，这里会给我们所有的答案。今天的人类偏离了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而自然农法将人类本有的生存方式具体地表现出来了。拥有伟大智慧的人类，同时也不停的犯错误，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现状，破坏了我们的生命舞台，把很多生命体逼上了生死存亡的绝境。人类自己也朝着灭亡之路踏步前进，错误只会加速这个进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存在于自然农法的田地里。

辻  本该养育人们生命的农业，却在损害着人们的生命，破坏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完全是一种颠倒的状态。

川  是啊。

辻  虽然颠倒了，但是仍然可以反过来。不需要背负一大堆问题四处乱撞，答案其实就在脚下。

川  是的，就在我们脚下。或者说，去掉多余的东西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道路就在那里。如果放弃去追求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如果放手丢掉很多多余的东西，我们会找到那个关于生活的答案。

辻  看来减法还是很重要啊。虽然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田野好像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其实城里人的脚下也有田地，答案就在那里。

川 地球原本是花开蝶舞的宇宙的乐园。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建造这样一个乐园，而是做到不去破坏它。

辻  就好像一首诗中写的一样：“人生，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不要做什么。”

## 后记

宇宙浩瀚无边，无穷无尽。在这里，47亿年前诞生了地球。地球上有生命存在开始于30多亿年前，直到数百万年前才有了接近人类的物种出现，而真正的人类诞生于数10万年前。

地球的外侧是由太阳、月球、水星等星球组成的太阳系，在太阳系的外面则是由无数的星球组成的银河系。银河里有无数的星球，形成了无数的集团和无数的群体，创造这一切的是无形的宇宙，我们永远难以穷尽其奥妙。无数的星球重复着生存和消亡，在我们人类生存的地球上，今天也存在着同样的生存和消亡。

过去存在的生物，现在走向消亡；现在不存在的生物，在未来将会诞生。大家各自被赋予寿命，获得一段生存的时光，宇宙的星球也是如此。有形的东西，自诞生便会有生存、成长、衰老，直到死亡。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存在，还有生、老、死，都是无目的的、自然而成的。

无目的的、自然的诞生了人类。人类从非人类的祖先那里获取生命，然后繁衍生息，最后注定走向消亡。在无穷无尽的浩瀚宇宙里，无数的星球和生命演绎着生来逝去、成长衰老的篇章。

我们生活的地球还有多少寿命？存在于浩瀚无边的宇宙中，地球显得是那样渺小，可谓沧海一粟。在这个地球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生物和人类。从宇宙看地球的寿命是何其的短，而人的寿命更是不消说了，100岁左右的寿命，只为一瞬。

我们无法穷尽宇宙的历史，因为它太深邃、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地球的历史也是如此，拥有着厚重的积累走到今天。人类的历史也不逊色，同样精彩，同样厚重，虽然我们了解的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人真的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回望人类走向今天的这条路，会发现人是怎样的一种生物啊，在宇宙里、在地球上，人类做了那么多愚蠢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制造杀人的武器、无差别互相残杀、肆意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陷入不幸和自我灭亡的泥潭无法自拔。真是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人类又拥有着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自如地控制心理、精神和情绪，尽情发挥意志力、行动力、政治力和生活力，拥有深刻的思想哲学、高超的艺术性和宗教性······所以又常常感慨人真是拥有高度审美意识、慈悲厚怀、有虔诚的宗教心性和谦虚诚实的生物，是相当美丽和可爱的······

但是，人类为何迷失了宇宙生命界之道呢？为何领悟不到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呢？为什么犯下这么多错误呢？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个宇宙生命世界，了解我们在这个浩瀚宇宙中漂浮着的小星球的位置，是不可能不觉醒、不领悟的。本来是可以收获大把的幸福的······

人生转瞬即逝，谁都会走向死亡。在有生之年，渴望幸福、憧憬和平、想拥有聪明智慧、想诚实、想变得美丽······这些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我们内在的灵魂一定一直在追求着生命之道和为人之道。

这次，我非常高兴能得到这样一次机会来谈谈生命世界和人类，而现在它们正变成文字呈现在千万读者面前。为此，首先要感谢辻信一先生身体力行促成了此事，并在对谈中引发了很多我内在的想法。然后要感谢树懒俱乐部的马场直子小姐和悠然堂的高桥直树小姐不辞辛苦将大量录音整理成文字。还有为本书的编辑费心费力的大月书店的桑垣里绘小姐、自始至终帮忙出力的泽井久美小姐。为本书的出版竭心尽力的各位，以及将众人的辛勤付出与热切愿望最终变成为现实的悠然堂和大月书店，衷心的感谢你们！

希望拙作能让读者朋友们有所收获······

2011年2月28日  寒梅幽香撩人心绪的早春之时

（全文完）（整理自“小蜗永续农业”公号）

 



 

 

